

# 打铁花

● 红一  
康健

4

小说坊·中篇



走在皇家驿站的青石板小街上，彭雪松万没想到一双眼睛“盯”上了自己。

小阳春的日子，和煦的暖风吹来，让一切都显得十分慵懒。庙会正开得热闹，皇家驿站的大街小巷都是赶庙会的人们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卖大力丸的吼声连天，油馍锅、包子店、胡辣汤的香味更是跑了一街桶子。彭雪松走在街上，看到打铁花的人们正在准备家伙式，大风箱抬出来晒着太阳，炉子正在糊膛，还有炮仗铺子的老板正和打铁花的会首商量事情，一杆大旗在空中飘飞，上面的杏黄旗上写着斗大的“打铁花”。

一切都还是旧时的景象。青石板路，黑瓦小楼，旧时府衙，“进士及第”的牌坊，占了半个皇家驿站的彭家生意，随处可见“彭家米行”“彭家药房”“彭家染坊”“彭家百货店”“彭家眼药局”，等等。人称“小汉口”的皇家驿站，似乎全然不知中日武汉会战已经悄然打响，皇家驿站在豫南的大山里，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和热闹。时不时有几个日本浪人在街头晃悠，从淞沪会战下来的兵爷们头上缠着绷带，一看到日本浪人就紧张，汉阳造拍得啪啪的，喊：鬼子！杀！作为县长的彭八爷就会说：“这些都是经商的东洋人，不是鬼子。怕个球啊，撒由那拉吧。”

彭雪松感到身后有些异常，举手看了一下手表，从玻璃中发现一辆黑骡子拉的轿车，悄然跟在不远处。彭雪松警惕地转身拐进了一条幽深的小巷子里。

青龙寨的寨主雪姑“盯”上了彭雪松。坐在黑骡拉的轿子里，雪姑对跟随在轿子旁的小丫环慧玲，悄悄地交代了一句：“给俺起了这个辮子！”慧玲低声问道：“那个穿白鞋的？”雪姑点了点头。慧玲嘻嘻一笑，辮子一闪就消失在人海里。赶车的小摩西叫了声“阿门”，红缨长鞭“啪”地一甩炸了天地响，黑骡便在人群里嘚嘚疾走起来。

古时的驿站，如今已经是座小县城。相传北魏孝文帝带领百万大军征伐淮西，曾在此地驻蹕，也算沾了点皇家气象，被老百姓称为“皇家驿站”了。驿站在如烟的往事里走远了，只有校场上那几根石头栓马桩和几只马槽，在黑夜裡栓着回忆或盛放着旧事。庙会上，山西、湖北、安徽的香客们纷至沓来，摩肩接踵，四台大戏对着唱，豫剧、曲子、越调、二夹弦，把个小山城唱得

春夜无眠，人们对民国二十七年的虎年充满期待。

抢一个男人上山成婚，这个主意让雪姑心里非常纠结。前些日子，养父飞龙在谋划利用办庙会打铁花之际，“炸会”暴动夺取皇家驿站时，竟有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：养父飞龙觉得，这一票是刀尖上舔血，凶多吉少。按照山里的规矩，女人若一生不完婚，死后会成为孤魂野鬼，入不得地狱，升不得天堂。飞龙临时起意，下山先为女儿雪姑抢一个押寨男人来，拜堂成亲，让她这一辈子也不枉作为一个女人来世上走一趟。

抢一个男人成婚，这在八百里伏牛山的络子里还是头一份。绿林伙从来都是抢压寨夫人，有的山大王一口气抢十几房压寨夫人都不眨眼，可从没有听人说过抢压寨男人呀。雪姑和丫鬟慧玲对看了一眼，几乎要笑出声来。可看养父严肃的神情又不像是开玩笑，烟袋“梆梆”在桌子腿上一敲，说：“就这么定了！咱们青龙寨上还没有能够配上我女儿的男人，只能下山抢一个男人来。当然，要抢就要抢上好的男人，好女配好男，好马配好鞍，狗儿秧子马齿菜的，别给我弄上来烦心。”养父飞龙用眼角斜睨了一下黑龙和白龙。雪姑这时才捶着养父的肩膀，说：“爹，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，还是由女儿自己亲自下山抢一个男人来。以免弟兄们看走了眼，把瘸腿秃头烂眼子抢上山来，惹您老人家生气。”养父飞龙听后想了想，把烟袋在桌子腿上“梆梆”磕了一气，说：“听俺闺女的。”雪姑站起身来，走到大堂中间，高声说道：“山上山下，都给我听好了，下山抢亲一切听我的号令，违者杀无赦！”

雪姑转身要走，被养父飞龙叫住了。飞龙要亲自为雪姑占上一卦，只见手中铜钱翻飞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课罢，养父面色凝重，喃喃地自语：“怎么……是……一只鞋？一只……

白……皮鞋！”雪姑问：“爹，什么鞋？”养父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闺女啊，你得抢一个穿白皮鞋的男人。”雪姑娇嗔地说：“爹，穿白鞋是办丧事的人，不吉利呀。”养父说：“如今民国了，穿白皮鞋是一种时尚啊！这一定是个贵人啊。哪像咱们祖祖辈辈都不穿鞋子，两腿黄胶泥。闺女，记住，是一双白皮鞋！”

临走，雪姑悄悄地说：“爹，女儿有个三不的请求，还望父亲答应才好。”

飞龙说：“哪三不？”

雪姑说：“抢亲上山后，只拜堂不成亲，只圆房不上床，只夫妻相称不行夫妻之事。”

飞龙爽快地说：“好！都依闺女的。”

雪姑迟疑了一下又说：“男人用过，咋办？”

飞龙看着雪姑的脸问：“你说？”

雪姑柳眉一拧，说：“杀！”

彭雪松丝毫不觉得危险已经临近，在小巷子里七拐八拐地疾走，出门时穿的一双白皮鞋似乎有点咯脚，可眼下已经顾不得这些了。从延安辗转回到皇家驿站的彭雪松，并没有直接住到彭家大院的家里，而是住在了与彭家大院不远的天龙驿里。一则是他少小离家，恐怕家里人多有不认识；二是要观察一下周遭的环境，摸一下皇家驿站的底儿。

今天出门，彭雪松一顶礼帽，墨镜，花格西服，白皮鞋，整个是风流倜傥的上海滩“小开”。这身打扮是派头，也是身份证明，少了许多麻烦。彭雪松了解到，彭家大院早就掌握在八叔彭友梅的手中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已经是家大业大的豫南首富。八叔彭友梅靠着雄厚的资本和手段，成了河南省的参议员、小县城的县长，在皇家驿站是一跺脚地动山摇的角色。也许是山高皇帝远的缘故，小县城里似乎还没有国共合作的迹象，墙上还写着“防止赤化，铲除共匪”的口号，警察们在新任局长张君的



带领下，几次围剿西部山区的红军游击队，所幸没有造成重大损失。保安团仍然在街面上维护治安和城市秩序，公开收取保护费。武汉会战前夕的豫南，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，表面平静下却暗流涌动，各方势力都悄悄渗入，意图掌控和左右皇家驿站的命运，一场势力的角逐已经展开。

彭雪松常常想起那个夜晚。黄浦江的夜风雨如磐，一叶小舟躲开探照灯，出没风波里，快速消失在黑暗中。湿漉漉的小船上趴着四叔彭友仁和十几岁的彭雪松，不时有枪声在上海的夜空划过，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和紧张。这是4·12后的一个夜晚，叔叔奉周恩来之命撤往江西苏区。四叔是在湘江突围时牺牲的，身中数弹的四叔拉着彭雪松的手，说，跟着共产党，跟着红军，一直往前走！

彭雪松一直走到陕北高原，经历了无数次的血战和拼杀，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指挥员。

那天，李克农把彭雪松叫到社会部的窑洞里，交代了一项重要秘密任务。李克农看到他掏出本子，严肃地说：“不要用本子记，要记在脑子里！”他笑笑收起了本子。李克农说：“目前，抗日救亡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随着上海、徐州、安庆等地相继沦陷，武汉会战即将打响。蒋介石迫于抗战情势，同意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，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。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长江局，尽快组成中共中原局，希望能在豫南红色游击区寻找一个稳固的落脚点，建立起抗日战争的中原敌后战略支撑点。届时中央将派刘少奇同志秘密前往，组建中原局坐阵中原，挺进敌后。中央派你回到豫南，希望尽快找到豫鄂边红军游击队，并改编成新四军，猛烈扩大发展，伺机占领豫南的皇家驿站，作为中原局的临时落脚地点。”

李克农把彭雪松送到窑洞外，面对着银装素裹的黄土高原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雪松同志，党中央考虑再三决定派你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，考虑到豫南是你的家乡，你的八叔现在是皇家驿站的县长。不过，武汉会战的形势胜算不大，其结果可能是弃城而去，退保重庆。所以，一定要快速行动，利用武汉会战的间隙，在敌后尽快建立战略支撑点，迎接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前往，开辟敌后抗战的新局面。”

这时，彭雪松才深深感受到党中央的良苦用心，肩上的责任重大。

嘟嘟。嘟嘟嘟。嘟嘟……彭雪松的手指在灰黑的门上熟练地敲出一连串接头暗号。

“抓住他！不能让他跑掉——”陡然，从身后响起喊叫声，黑压压的警察跑了出来。

彭雪松打了个激灵，飞身跳下台阶，转身向教堂跑去。身后，响起了急促的枪声。

雪姑惊愕地看着眼前突发的这一切：半路上杀出程咬金，警察为什么要抓这个人……一切都来不及细想，雪姑纵身从轿子上跳下来，高声叫道，小的们，打警察！话音刚落，青龙山寨的土匪们就冲了上去，与警察打成了一片。雪姑飞身一跃，人就风卷雪花般地走远了。

中了埋伏！彭雪松脑子里急速思考着。来临时，组织上曾交代，在白色恐怖的豫南，只有这个唯一的地下联络点。只是长期没有启动，希望他见机行事。看来，这个联络站也已经被敌人破坏掉了！

“别跑！站着！”身后传来不远处传来喊声，并有子弹从头顶上飞过。

彭雪松反倒松了口气，判断敌人这是想抓活口。他暗自一笑，看了看已经离教堂很近了，转身躲进墙角，掏出一把白朗宁，对着身后射击起来。追赶的警察也躲在一棵树后对射，还不停地喊，投降吧，你跑不掉啦！

突然，从彭雪松的身后跳出来一个人，

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快跑，我来掩护！”说着，掏出枪来，朝警察射击起来。

彭雪松被拍了个愣怔，问：“你谁呀？”

雪姑冷着脸，说：“姑奶奶救你来啦。快跑啊！”

彭雪松来不及多想，一个箭步进了教堂。教堂里刚刚做完祷告，三三两两的信徒们正往外走。来自英国的牧师包瑞斯端着托盘，刚刚分发完圣餐，看到了一个人影急匆匆地走进教堂。包瑞斯对着耶稣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，口里说了一句“阿门”。

包瑞斯的教堂全称是河南基督教会皇家驿站分会，传教的只有他一个英国佬，教堂的一切活动都得由他事必躬亲。教堂是由原来的老传教士盖的，因为信者寥寥，老传教士坚持了十几年，最终还是卷铺盖走人。包瑞斯接手，到皇家驿站一看，教堂已经是千疮百孔了，耶稣的十字架下已经长了草芽，只有一个敲钟人叫老摩西还住在教堂的门房里苦苦支撑，白天看着教堂，夜里兼司打更。包瑞斯和老摩西挽起袖子干起来，既当泥瓦匠，又当木匠，硬是把教堂修葺一新。包瑞斯经常扛着一只竹篮子上街买菜，时间长了，皇家驿站的人都认识了他们，没有了开始的好奇，都胡乱喊：“老包，你和包公包大人是家本吗？”包德瑞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包大人是何人。”还有的人问：“老包，干啥球哩？”包瑞斯也笑着回答：“采购，吃的。”人又问：“吃的啥球？”包瑞斯认真地回答：“面包，沙拉。”人们哄地笑起来，都说这洋鬼子是个信球！包瑞斯一脸困惑，耸耸肩回答：“信球。能吃吗？”

不久，一群警察来到教堂，抓走了老摩西，说是潜伏的共匪，被砍了头，挂在了乐山顶上。包瑞斯常站在教堂门口胸前划着十字，望着乐山双目垂泪。

皇家驿站东部是平原，西部是山区，包

瑞斯无论是到山里布道，还是去平原传教，都需要代步工具，老传教士只留下一乘轿子，没有走骡拉。于是，包瑞斯来到“脚行”。“脚行”里站着或坐着一些人，赶驴的，赶马车的，推太平车的，推小土牛的……都是在等雇主来雇佣。包瑞斯忘不了自己神圣的职责，每找一个人，都要先问：“你信主吧？”赶驴的摇摇头。又找一个，问：“你信主吧？”还是摇头。正当包瑞斯失望之极的时候，身后有人问：“老包，信主能找到我爹吗？”包瑞斯回身一看，见是一个牵着一匹黑瘦骡子的少年，精瘦，大头，个子像根竹竿，目光里透着活泛。

“能。你爹是？”

“是打更的。”

“啊！是老……孩子，你信主吧。”

包瑞斯知道这个少年是老摩西的儿子，是来找老摩西的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深感自己没有保护好老摩西，愧对主的垂悯。包瑞斯感到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这个孩子，不能出任何问题了。包瑞斯说：“来，你让我骑上你的黑驴，跟我走吧。”少年急了说：“我这是骡子。你知道吗？”于是，包瑞斯就骑着骡子，带着这个叫狗儿的少年回到了教堂。包瑞斯让狗儿住进敲钟人的房间，并对少年说：“你今后叫小摩西吧。”

小摩西在教堂里敲钟，赶脚，还兼着皇家驿站的打更人，多挣一份口粮。

包瑞斯带着小摩西在耶稣像前接受洗礼，指着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，说：“今后你就是主的信徒了。”小摩西一看，高兴地说：“哈，耶稣也穷得没裤子穿啊。”

警察眨眼间就包围了教堂，警察局长张君对半路出来拦截的人十分恼火，一时不知对手是谁。眼看到手的猎物逃掉，火气冲天地对部下吼：“快，快，把教堂围严了，别叫这个家伙跑掉！记住了，是个戴礼帽的共匪！就是

挖地三尺，也要找出来……”

包瑞斯牧师带着彭雪松上了钟楼，看着彭雪松，说：“听主的安排吧。”彭雪松看着面前这位高鼻子蓝眼睛的牧师，想了想，问：“你就不怕连累你？”包瑞斯微笑着说：“主爱一切人。”看彭雪松不解，包瑞斯说：“你的同志早就已经牺牲了，你来得太晚了。”包瑞斯指着粮食囤子，说：“躲在这里……”说着，牧师掀开粮食囤子上的蓑衣，盖在彭雪松身上。随后牧师又掏出几把玉米撒在蓑衣上，看到空中鸽子远远飞来，才转身下了钟楼的木梯。

包瑞斯来到卧室，很快找到自己带的礼帽，转身找到小摩西，说：“快，带上礼帽，一会儿从后面的侧门跑出去，要弄出点动静来，不要回头，一直往唱戏的会场跑，不要回头啊。”小摩西问牧师：“这是主的旨意吗？”包瑞斯在胸前划个十字，叹口气说：“阿门，一切都是主的安排。快走！”

迎着蜂拥而来的警察们，包瑞斯走上前去，对着警察局长张君平静地说：“警察局长，你好，欢迎光临主的殿堂。”张君阴着脸挥着手枪，说：“包牧师，对不起了，刚才一个共匪逃进了教堂，我们要搜查一下。”包瑞斯似乎很惊愕，耸了耸肩，说：“哦，局长，不是国共两党合作了吗？哪里还有什么共匪……”张君警惕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包瑞斯摊开手，说：“我们大英帝国的《泰晤士报》都已经登了国共合作的消息，不是吗？”张君不高兴地说：“这里是中国，这是党国的事务。请配合搜查。”

警察们在各处翻腾，到处传来响声，教堂里一片混乱。搜了半天，一无所获，警察们不仅有些泄气。张君眯起眼睛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教堂，指着钟楼，问：“这里搜查过没有？”有人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张君看着包瑞斯，说：“牧师，可以到上面看看吗？”包瑞斯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几个警察上了楼梯，来到钟楼顶上，看到一群鸽子正安静地站蓑衣上吃着玉米，喉咙里发出愉快的咕咕声。几个警察扭头下来，对张君说：“报告局长，上边有一

在密不见人的树林里，跑出十几里地的彭雪松感到左臂剧疼，一看才知道自己负伤了。

群鸽子在吃东西，什么也没有。”张君疑惑地自言自语道，明明看到人跑进了教堂，怎么会……正在这时，只听有人大声喊：“快！有人翻墙跑啦！追呀！”张君把枪一挥，骂了一声：“追！”带着警察们飞快地跑去。

包瑞斯转身走到耶稣像前，跪倒地上，喃喃地说：“万能的主啊，保佑你的子女吧。”

这时，彭雪松从钟楼上飞快下来，像箭一样飞奔而去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山林里。

## 二

在密不见人的树林里，跑出十几里地的彭雪松感到左臂剧疼，一看才知道自己负伤了。正要低头检查时，背后两把冷嗖嗖的大刀架在了脖子上。

到了山上，彭雪松才知道被土匪绑了票。土匪为什么绑了自己的票呢？这让他心中十分纳闷。土匪是有意还是无意？是为了钱财还是有其他目的……身经百战的彭雪松一时心中忐忑。

青龙寨位于孤山冲里，高耸入云，怪石嶙峋，易守难攻，上山只有一条小路，只有熟悉的杆子们才知道怎么走上山。山顶上约有十几亩大小，可供耕种，偏巧有一眼水井，常年涌出清泉，甘冽清澈，历来就是土匪占山为王的风水宝地。明末的李自成、民国的白朗都曾盘踞此山上，令官府十分头疼。青龙寨的匪首叫杜毛，是孤山冲中的老猎户，从小就跟着父亲打猎，练得一手好枪法，百步穿杨，枪响鸟落。那年，家中爷爷得了肺病，命悬一线，急需钱治病。杜毛和父亲上山赤手空拳捉到一只豹子，来到皇家驿站赶集，想用豹皮换些钱，尽快给爷爷治好病。孰料，父子刚刚进城，就碰上彭友梅八爷的轿子。坐在轿子中的彭八爷一眼看到杜毛猎枪上挑的豹皮，花色斑斓。好

物件！彭八爷当即吩咐巡街的税警：“去，把那张豹子皮给爷拿来！爷要给省里的参议长送份大礼。”彭八爷起轿走后，七八个税警拦着杜毛父子，非要拿走豹子皮不可。杜毛的父亲哀求说：“俺就指望这换钱给老人治病哩，请长官高抬贵手吧。”税警说：“别不识排场，你非法贩卖野物，本应课以重税，把这豹子皮拿走，可以顶你的税款了。”杜毛性情刚烈，跳着脚喊：“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讹卖讹买，是何道理？”税警被说笑了，指着杜毛的鼻子说：“你一山里的野汉子，理是你家的祖宗？老子就没有讲过理，彭八爷就是皇家驿站的理。”

税警大打出手，一边打还一边骂：“山里人，还敢还手？看老子咋收拾你！”杜毛父子两个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只好奋起还击。结果，父亲被当场活活打死，杜毛被抓进了大狱。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杜毛破窗越狱而去，消失在黑沉沉的大山里。

风雨摇撼着孤山冲，侯庙街上的“济世堂”大门紧闭。老中医邵风公两口已经睡下，八岁的小女儿邵雨雪被敲门声惊醒了，跑到父母亲的房间里，战战兢兢地喊：“有人敲门！”开门一看，门口躺着浑身是血的杜毛。

半年以后，杜毛上了青龙寨，靠一手好枪法，当上了二当家的，报号：飞龙。

解开眼罩的彭雪松微微眯了会儿眼，用眼的余光扫了一圈大堂。飞龙也在观察着彭雪松，这个人肯定是行伍出身，一定打过仗，如今穿着这身行头，事出有因……这时，飞龙围着彭雪松转了几圈，问：“哪路绦子？报个号！”彭雪松在长征途中和贵州、四川等地的土匪打过交道，知道点黑话，微微一笑胸前抱拳，说：“在下是上海通达洋行的采办，来此地是商谈采办铁矿精粉事宜。”飞龙喝道：“你不是什么采办，是带兵打仗的！”

彭雪松心中一惊，笑着说：“这年头谁没有当过几天兵啊，只是我如今确实是采办啊。”

飞龙冷冷一笑，说：“你是采办，为何警察要抓你？”

这时，换过妆的雪姑袅袅婷婷地走过来，走到干爹飞龙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干爹，警察天天都在抓人啊。”

飞龙阴着脸，说：“我看他是个空子，怕走了山寨的水。”

彭雪松转脸看到雪姑，不禁大吃了一惊：这不是救了自己又把自己绑上山的女子吗？莫非她……彭雪松不由得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多打量了一下，好俊俏的一朵野杜鹃！只是一双柳眉间隐隐地有几分杀气。

雪姑定定地看着彭雪松，瞪着一双杏眼，说：“还跑啊？你还能跑出姑奶奶的手心，哈哈，鞋都跑掉了吧。”

彭雪松低头看了一下脚，看到自己光着的左脚，不觉笑了起来。问：“你们把我绑到山上来干什么？我只是个跑腿的采办，身上没有什么油水可榨啊。”

飞龙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我们青龙寨明人不做暗事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抢你来是成婚的。”

彭雪松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什么？抢自己上山，竟然是当新郎和女土匪成婚？怎么会是这样的事情？简直是青天白日撞见鬼了，这些土匪莫非脑子进水了……一时，彭雪松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忙说：“什么？我已经成婚了，是有家室的人……”

飞龙指着雪姑，说：“你要和青龙寨大当家的成婚。”

彭雪松脑子一时转不过圈来，说：“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不能在这里落草啊。放了我，我还有生意要做。”

雪姑走到彭雪松面前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你还拿捏上了？能入本姑奶奶法眼的人还不多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多了去啦。你小子还不识抬举！姑奶奶还真的看上你了，驳了我的面子，杀了你！”

怎么会是这样呢？突如其来的事情让他措手不及。彭雪松看着雪姑野性十足的眼睛，担心一旦惹得土匪翻脸，自己的生命堪忧不说“耽误了革命事业的大事，麻烦就大了。想到这时，彭雪松的脑子急速转弯，故作镇静地说，你们总不能让我吊着一条胳膊成婚吧？”

雪姑和飞龙相视了一眼，冷冷笑了。雪姑想了想说：“干爹，先把他的伤治好，再做计较吧。”

听了这话，彭雪松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。只要争取到时间，就有回旋的余地，就可以寻机脱身下山……

飞龙说：“闺女啊，治病是你的看家本领，你看着治吧。只是……”飞龙欲言又止。

雪姑对彭雪松说：“我先给你熬一剂麻沸散，你喝下去可以减少点疼痛。等药劲上来后，我再给你做手术。”

彭雪松看到雪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温情，说：“不必了，我什么都不需要喝，你做就是了。”

雪姑惊奇地看着彭雪松，说：“你不怕疼？治伤时会很疼，怕你咬不住牙，得先把你捆在树上，防止你到时候乱踢腾。”

这话把彭雪松说笑了，说：“现在就做手术，来吧。”

雪姑一愣，问：“你不怕疼？”

彭雪松笑着走到石头前坐下来，说：“来把刀子。”有人递过来一把刀子，彭雪松接过来一下子就把衬衣划开，说：“是个贯通伤，没有伤到骨头，动手吧。”

这下轮到雪姑发愣了，果然是个人物，竟敢刮骨疗毒！雪姑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随



张君对这个满嘴粗话的彭八爷心里也是一肚子瞧不起，除了对挣钱上心，党国的事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。

后对身边的丫鬟们一摆手，说：“小的们，上。”几个丫鬟端着盆子，拿着工具走过来。雪姑洗了洗手，拿了一把剪刀，对彭雪松说：“得先把你的伤口都清理一遍，把烂肉挖出来，你要是忍不住就叫吧。”说着，递给彭雪松一根木棍，让彭雪松噙在嘴里咬住。

彭雪松笑着把木棍扔到一边，说：“这太小儿科了。来，谁会下棋？陪我下盘棋吧。”看了许久的飞龙这时站起身来，吩咐道：“把我的南阳玉棋子拿来，我陪他下。”

彭雪松平静一笑，拱手一揖，说：“老架子先手。”

飞龙谦让道：“你先手。”

二人对弈搏杀，提马架炮，你来我往，渐入佳境。

雪姑开始用剪刀划开彭雪松红肿的胳膊，一点一点剪去打碎的肉，血染红了一盆又一盆水。接着，又用盐水冲洗伤口、上药、包扎……

彭雪松和飞龙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，完全沉浸在棋局里。彭雪松善用隔山炮，飞龙善使屏风马，一时杀得难分难解。当雪姑做完手术，包扎好伤口，看到二人还在搏杀，丝毫没有理会到手术已经做完了。

雪姑手中的剪子“咣当”一声掉到水盆里，人呆着了。

彭雪松这才抬起头看了看雪姑，笑着说：“麻烦您了，谢谢！”接着，彭雪松跳了一个士角马，露出一处破绽。飞龙提炮逼宫，形成双炮击帅，获得胜局。飞龙诧异地看着棋盘，问：“你为何让我？”彭雪松笑着解开衣扣，浑身热气蒸腾，衬衣竟然如同水中捞出一般，隐隐可见彭雪松的身上竟有两处贯通伤疤。

枪伤！这下子，就连飞龙的目光都看直了。

这时，一个黑大汉气咻咻地从旁边走过，眼里满是凶光，走路把石子踢得乱飞。黑大汉走到雪姑跟前，说：“雪姑，我找你有话说！”雪姑看都不看他，说：“我和你没话可说。”气得黑大汉扭头走掉。

彭八爷刚让七姨太烧了一个烟炮，正要吸上几口，就见保安团团长侯七匆匆跑来，说：“老爷，张君局长驾到。”彭八爷刚想说不见，一阵脚步响，张君局长已经径直走进大厅，对着彭八爷一抱拳，冷冷地说，彭县长，深夜叨扰，不好意思。

彭八爷对这个从重庆空降过来的警察局长很烦！这家伙整天阴沉着一张脸，说话拿腔捏调的，好像有多大的背景似的。彭八爷是谁啊？是在豫南皇家驿站踉一脚晃三晃的县太爷，吐口唾沫像下雨一样，大半个县城的买卖都姓彭，一个初来乍到的警察局长算个鸟毛！可是，这个算鸟毛的警察局长却不把彭八爷放在眼里，除了来的时候到彭府上拜个码头，平时就根本不登门。这还不说，在皇家驿站的市面上，警察还常常和彭八爷手下的保安团找点麻烦，几次因为收保护费差点火拼。彭八爷的心里窝着火呢，看到张君站在面前，挥挥手让烧烟炮的七姨太回避，问：“张局长，何事？”

张君阴沉着脸说：“彭县长，接到上峰指示，共产党的特派员已经打入皇家驿站，阴谋在这里暴动，夺取皇家驿站。我们要早做防范啊……”

彭八爷不想听这些，心不在焉地问：“共产党来这里干啥？这里山高皇帝远的穷山沟，老鼠都不下仔。”张君对这个脑满肠肥的彭八爷也很无奈，只好说：“老共是来找豫鄂边红军游击队的。”彭八爷说：“这消息可靠吗？眼看着日本人就要武汉会战了，共产党是信球了还是咋了？我们跑还来不及哩，他们还往这里钻？这不是老鼠舔猫鼻子——找死吗？”

张君对这个满嘴粗话的彭八爷心里也是一肚子瞧不起，除了对挣钱上心，党国的事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。几年来，彭八爷带着保安团也对豫鄂边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围剿过几回，都是雨过地皮干，围剿只是个幌子，抢劫

老百姓的财物才是目的。致使红军游击队剿而不灭成了气候，被陕北的共产党认定为南方八省十六块红色根据地之一。更使当地老百姓纷纷上山当了土匪，到了无民不匪的地步了。

彭八爷问：“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？那不成了我们党国的队伍了？好事啊！”

张君说：“彭县长，共产党的红军游击队就是改编成新四军，也不归党国管呀。所以，上峰命令一定要在改编前消灭掉红军游击队。”

彭八爷问：“上峰是谁？我堂堂的县政府还没接到这个消息，你是胡球说的吧？”

张君黑着脸，说：“这是军事秘密，不便说。”

彭八爷一听不高兴了，心想：日你娘，还防着老子。“哼，那你还来找老子干什么？”又端起烟枪，对七姨太说，“再给我烧一炮。”

张君知道他不高兴了，又说：“彭县长，事情紧急，所以我才深夜来访的。我们得商量一下皇家驿站的防务问题，以防让共产党钻了空子，希望你以党国的事业为重啊。”

彭八爷放下烟枪，说：“我咋不以党国的事业为重了？这么多年要不是老子守着皇家驿站，红军游击队早就端了老窝啦，你连个拉屎的地方都没有。喊，走一步摸摸屁——小心过度。”

张君说：“是啊是啊，彭八爷劳苦功高，这一点党国是清楚的，要不咋让彭县长当省参议呢。”

彭八爷问：“说吧，这个共产党冒着杀头的风险来这山窝里想干啥？弄钱？那就给他点钱，打发他走呗。”

张君着急地说：“不是钱的事。他是从延安派来，想找到豫鄂边红军游击队，下山进行改编，占领皇家驿站，与党国分庭抗礼。”

彭八爷轻蔑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占领皇家驿站？他一个人？那是男人坐到石头上——以

卵石石。”

张君说：“今天上午，共产党的特派员在南山接头时，被我们的人发现，可惜交火后又被他逃脱了。”

彭八爷说：“哦，我也听到了枪声，还以为土匪下山抢东西。这个共党分子逃到哪儿去了？”

张君说：“线报说，这个共党分子被青龙寨的土匪绑了票，上了青龙寨。负了伤，正在青龙寨养伤。”

彭八爷说：“这可是个肥票，值不少钱哩。屎壳郎碰上窜稀的——有吃有喝了。”

张君看彭八爷说得离谱，说：“为了确保皇家驿站的安全，防止共产党趁机作乱，一是今年取消所有庙会，以防不测；二是立即实行宵禁，警察局和保安团联手加强巡查站岗，发现可疑的人立即逮捕。”

听说要取消庙会，彭八爷急了，说：“不中不中，我彭家的生意就靠这庙会哩，你这一取消，是把我的白花花的银子取消了，球门也没有！”

皇家驿站开庙会是多年的老传统，元宵节、三月三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，都是要办庙会的。彭八爷家的生意占着皇家驿站的半个城，每次庙会彭八爷都是总会首，彭家的生意日进斗金。所以，张君想在皇家驿站取消庙会，等于砍了彭八爷的摇钱树，这就是说破天来，彭八爷也不会答应的。

张君看到这个守财奴的态度坚决，只好说：“彭县长，我们都要以党国的事业为重，不能把目光盯在钱眼里。”

彭八爷不高兴地说：“张局长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就是你这警察局离开钱也办不成事。哎哎，你说的那个共产党分子咋个抓法？”

张君看和他也说不出个道道来，只好说：“我正在想办法。”

彭八爷一拍脑门子，说：“我倒有个办法。我让侯七团长拿上我的名帖，到青龙寨撂个牌子，让他们把共产党让给我们就行了。土匪们要共产党干啥？总不会当祖宗供着吧？”

张君问：“土匪们会听你的？别忘了你围剿了他们多年。”

彭八爷掰着手指头算账，说：“土匪们绑票，无非图财。共产党都是穷光蛋，没钱赎票的。我们给土匪送些钱去，把共产党先买回来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给重庆方面做笔生意，把共产党分子卖给重庆，可以赚一笔钱哩。”

张君简直要被气疯了，扭头就走。彭八爷在后面喊：“别走啊！赚了钱咱们平分。”

张君走了几步，又拐回来，俯在彭八爷耳朵上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这个共产党的特派员，就是你家的三少爷。”

彭八爷一下子从烟榻上站了起来，大惊：“谁？”

张君咬住牙，说：“彭、雪、松！”

张君扭头走出彭家大院，对手下人吩咐道，重点盯在这里，守着庙还逮不住和尚！妈的。

警察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这可是彭八爷的府上啊？”

张君咬着牙冷冷地说：“妈的，老子才是皇家驿站的爷。”

### 三

夜色如墨，松涛阵阵。山洞里火把闪闪，彭雪松心情如同山洞外的阵阵松涛不能平静。困在青龙寨已经月余，胳膊的伤在雪姑的精心照料下，已经基本痊愈。可是随着伤口的愈合，完婚的日子也日益临近，这让彭雪松内心十分着急。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局，尽快找到深山里的豫鄂边红军游击队，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给

他们……彭雪松在苦苦思索。

必须尽快寻找到脱身的机会，可是青龙寨防守甚严，雪姑每天都安排人看守着自己，步步都有人跟随，寻找脱身机会很难。彭雪松想，很显然，完婚只是一种祭祀的形式，自己就是一个祭品，待祭祀结束后，祭品就会被杀掉！要想不被杀掉，只有听凭摆布，在土匪窝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这个推断让彭雪松焦急万分，只有尽快逃跑脱身。

这时，有人敲门。彭雪松问：“谁？”

来人带着一阵风走进来，急匆匆地对彭雪松说：“我来救你下山，快！”

彭雪松仔细地看了一眼来人，似乎有些面熟，只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来说：“我是黑龙。”

啊，彭雪松这才想起黑龙是青龙寨三当家的，白天找雪姑说话的人。喜出望外的彭雪松忙问：“三当家的，你为什么救我下山？”

黑龙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共产党，还知道你是彭家三少爷，你不想当土匪，也不想和雪姑成婚。”

彭雪松心里有些动摇，这真是天赐良机啊！但还是不放心，问：“这是你救我的理由吗？”

黑龙说：“我爱雪姑，想和她成婚，这个理由总可以了吧？”

一时急于脱身的彭雪松来到山洞外，天穹闪烁着依稀星光，其他什么都看不见。黑龙指着黑黑的松树林，对彭雪松说：“你从这个暗道一直走，下到沟底后，翻过一条小河，顺着小河边走，就可以逃掉了。”彭雪松走了几步，忽然觉得不对劲，返身走回来，对黑龙说：“把你的枪给我用一下！”黑龙怔了一怔，说：“哦，你怕我打你的黑枪啊。给你。”

彭雪松拿着枪很快消失在黑暗中。逃跑

中的彭雪松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，努力回忆自己在白天记住的地形和山路。由于慌乱和紧张，彭雪松在黑暗中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下山的路，只好看着北斗星摸索前进。忽然，前方有人说话，把彭雪松吓了一跳。只听有人说：“三当家的叫咱们在这儿守住，撕了共产党这个票，人家会来吗？”又有人说：“夜里真冷，来，吸袋烟，三当家的说撕了这个票赏三块大洋呢。”彭雪松屏住的呼吸，悄悄地摸索着撤回了山洞。他知道自己差点中了黑龙的圈套了！

杀人不眨眼的雪姑竟然爱上了彭雪松。彭雪松忍着剧疼谈笑风生的气派，深深打动了雪姑的心，治过很多人的红伤，只有彭雪松镇定自若。不仅如此，每次换药时，彭雪松的儒雅气度，不凡谈吐，渐渐地拨动了雪姑内心深处的柔软。雪姑觉得彭雪松就是关二爷在世，这个关二爷不仅敢刮骨疗毒，还能讲出很多新鲜的道理来，让打打杀杀的雪姑眼界大开。又一次换药时，雪姑好奇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怕疼？”彭雪松说：“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。”雪姑不解地问：“信仰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么厉害。”彭雪松说：“人活着靠的就是信仰，信仰是一种精神。”雪姑更加奇怪了，问：“精神是什么东西？”彭雪松说：“精神是看不见，却实实在在存在的力量。比如你们信奉的义气，就是一种精神。”那天，换过药的雪姑带着彭雪松在山上走，慧玲和几个女亲兵跟在身后。彭雪松忽然对雪姑说：“你们就真的想当一辈子土匪吗？”雪姑说：“我们都是逼上梁山，有一点办法谁当土匪啊。哪个人不想过太平日子哩，只是地主老财逼得穷人没有活路啊。”彭雪松说：“靠你们这样打打杀杀能过上太平日子吗？”雪姑感叹地说：“不能，这种刀尖上的日子熬煎得很，我们也想过上太平的日子。”彭雪松说：“靠你们杀掉几个地主老财，是过不上太平日子的，天下的地主老财



多的是，你们杀得完吗？要想过上太平日子，必须全天下穷人都团结起来，推翻地主老财的统治。”雪姑问：“咋团结呀？”彭雪松说：“只有靠信仰团结起来，号召全体穷人闹革命。”雪姑说：“信仰这么厉害！你好好给我讲一讲信仰这个怪物，到底是个啥东西……”

雪姑想起彭雪松来竟然无法入睡了，只好来到飞龙住的山洞里。飞龙看到站在面前的雪姑欲言又止，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哈哈，我的女儿动心了。”雪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娇嗔地说：“干爹，你看你……”飞龙说：“闺女，说说你的想法？”雪姑不好意思地看着飞龙：“干爹，你给孩儿拿个主意吧。”飞龙笑着指着雪姑，说：“还是按照你原来说的三不？完婚后，杀！”雪姑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嗯……不……我看……这人是条汉子……杀掉怪可惜的……”飞龙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闺女，你这是一见钟情啦？你可得看准了，这是个汉子，见过大世面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头，万一他……”雪姑摇摇头，说：“不像个空子。我看这个人心里装着大事，心地坦荡，有英雄气。这几天我每次为他换药时，都能听他谈古论今，纵论天下形势，很让我开眼啊！如果真能把他留在青龙寨，可是个难得的人才。”

飞龙吸着烟，说：“我也观察他这么多天了，这是个人才，只是我们不摸他的底细啊，不知道他是哪一路上的人。”

雪姑说：“他每一句话都很在理，他说我们受压迫受剥削，不是杀一两个地主就能解决的，必须推翻这个社会，才能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。这话听着真好！”

飞龙点点头，说：“这话我似乎很早以前听人说过，好像是红军游击队的人说过……”

雪姑说：“他还说，靠我们青龙寨打打杀杀成不了大事，只有团结起来天下受苦的老百姓，才能成大事。”

飞龙感叹地说：“说的是有道理！像老共的人说的，这人可能是老共，不过咱们和老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啊。”

雪姑说：“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他说得对，我们就听他的。”

飞龙爽快地说：“不过，闺女，要想留住老共在青龙寨，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哩。”

雪姑蛮横地说：“只要我们完了婚，就由不得他了。”

飞龙笑着说：“闺女，人家要真不愿意，你咋办？”

雪姑想了想，说：“咱们让他当二当家的，坐青龙寨的第二把交椅，总行了吧。”

飞龙还是提醒雪姑：“万一人家就是不干呢？”

雪姑一时意气地说：“由不得他！”

太阳升到半空，春天的大山氤氲着岚气，青龙寨四周盛开着金黄色的迎春花。在青龙寨的议事厅里，五龙聚首商议大事，飞龙把彭雪松请到大堂坐下，笑着问：“先生，到现在还不知您贵姓？贵庚几何？”彭雪松说：“免贵姓彭，属虎，二十有八。”飞龙吸了一口气烟，梆梆梆把烟袋在桌子腿上敲了几下，说：“你的伤已经好了，该跟雪姑成亲了。”彭雪松忙说：“使不得啊！民国实行的婚姻自由，不可野蛮抢亲成婚啊！”飞龙不理他，说：“这事由不得你！”彭雪松站起身来，说：“不同意，这太荒唐了！”

飞龙黑了脸，盯着彭雪松半晌，冷冷一笑，问：“你是看不上雪姑？还是嫌弃我们是土匪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都不是，你们这样抢亲是野蛮的。”

飞龙眼里腾起了杀气，逼视着彭雪松，说：“你若是答应成婚，这青龙寨二当家的宝座就是你的了。否则……”

彭雪松坚决地说：“荒唐！”

飞龙恼羞成怒，高喊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办了他！”

从里面走出来气得脸色发红的雪姑，把匣子枪“砰”地一下拍在桌子上，说：“姑奶奶今天就是要嫁给你！否则，杀了你！”

彭雪松被气得笑起来，说：“雪姑，有你这样非要嫁人的吗？你可是山寨的头领啊，听说过逼着女人嫁男人的，没听说过逼着男人嫁女人的。”

雪姑柳眉倒竖，说：“姑奶奶就是要嫁给你！”

“说，同意不同意！”一伙土匪拔枪抡刀地逼上来。

彭雪松面不改色地站在中间，说：“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如何能够同意呢？”

雪姑使了个眼色，一伙土匪推着彭雪松来到一根木柱子前，木柱子上放着几盏灯。雪姑举枪便打，“砰”地一枪，彭雪松头顶上的一只灯盏被打了一个粉碎。彭雪松闭上了眼睛，站稳身子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砰”，又是一枪。彭雪松左边的灯盏又被打碎了。

“我来！”话音刚落，从后边冲出来黑龙，对着彭雪松举枪就射。

“黑龙，住手！”说时迟那时快，飞龙捡起桌子上的一枚棋子，嗖地一下打过去，正中黑龙的手腕。黑龙手中的枪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，黑龙捂着手腕痛苦地叫起来。

这时，彭雪松举手示意，说：“我有话说。”

看着彭雪松的脸，问：“你同意了？还是害怕了？”

彭雪松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我怕什么？我怕山上的弟兄们因为我打起来，伤了和气。你们得把我丢的鞋子找到，要不我怎么能光脚成婚呢。”

雪姑转怒为喜，忙对手下吩咐，说：“小的们，都给我听好了。就是把皇家驿站给姑奶奶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把他的鞋子找回来！”

飞龙说：“我就知道先生是个识大体的人，只

留在青龙寨，改造土匪武装，比武后的彭雪松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。

要你和雪姑成了亲，这山寨的第二把交椅就是你的了。”

黑龙把桌子一拍，站起来说：“俺不服！想坐青龙寨的交椅，没那么容易！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。”

白龙也说：“坐交椅需要打出来，不比武不能坐交椅！”

彭雪松知道在土匪窝里要想站得住脚，不露一手是不能够震慑服众的，通过比武还可以让飞龙和雪姑了解自己，也许能够化险为夷，度过眼下的难关……想到这儿，彭雪松对黑龙说：“你说咋比就咋比，无论输赢，我都不当二当家的，只当以武会友，交个朋友吧。”

看到彭雪松不卑不亢的神情，雪姑对黑龙说：“也好，按照老规矩，光明正大地比试。”

飞龙也赞赏地说：“也好，比出高低，人心服气。”

“打灯盏！”黑龙气势汹汹地说罢，让一个小崽子头上顶了一个灯盏，往百米开外走去。小崽子吓得两腿直哆嗦，战战兢兢地走到百米开外。黑龙看都不看，甩手一枪，只见小崽子头上的灯盏应声粉碎。众土匪齐声叫好。

彭雪松从腰里拔出白朗宁手枪，说：“不能这样比。”

黑龙以为彭雪松害怕了，眼一瞪说：“咋？不敢比啦？”

彭雪松笑笑，走到百米开外出，把小崽子头上灯盏拿下来，给了他三块银元，交了几句话，走了回来。彭雪松对众土匪说：“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让手下的弟兄冒这个险，是不人道的。来，看我的。”说罢，只见远处的小崽子把三块银元猛地抛向空中，彭雪松抬手“啪啪啪”三枪，银元应声落地。众土匪大惊，及至小崽子捡拾着银元回来，大伙都目瞪口呆：三块银元都被从中间穿了个洞。

黑龙不甘心，说：“再比。比打飞鸟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不行，现在是鸟们的抱窝哺乳期，它们也有儿女，不能开杀戒。”

黑龙说：“掐花朵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好，你先来。”

只见黑龙精神抖擞，甩枪对准远处的杜鹃花一阵打去，一丛杜鹃花朵纷纷落地。众土匪都喊：“好枪法！”

彭雪松说：“把马牵来。”有人把雪姑的雪花青牵了过来，彭雪松跃身上马，两腿一夹，雪花青飞跑起来。彭雪松骑着马上，抬手一阵射击，枪响过后，远处一丛杜鹃花的叶子纷纷落下，只剩下一朵朵花了。

飞龙和雪姑拍着巴掌喊好：“神枪手！好样的！管子直！”

黑龙也不得不拱手对彭雪松说：“好管子！佩服老大！”

雪姑当众宣布，说：“今后姑爷就是青龙寨二当家的，谁都得听他的号令。”

彭雪松从马上跳下来，面不改色气不喘，说：“献丑了。可是我不能当二当家的，大家还是听老寨主和雪姑的号令。”

大家都说：“这个二当家的管子直！心眼好！”

#### 四

留在青龙寨，改造土匪武装，比武后的彭雪松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。看眼下的形势，急于脱身也许会有性命之虞，前些日子险些遭黑龙的暗算，这个教训太深刻了。联络站已经被破坏了，如何找到红军游击队，还得想另外的办法。根据了解到的情况，活动在山里的红军游击队行踪不定，一般都昼伏夜出，警惕性很高，外人根本找不到他们。彭雪松想，如果能够把青龙寨的土匪们改造过来，不仅可以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，还可以尽快找到红军游击

队。当然，改造土匪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曾经在反围剿中做过兵暴工作，成功策划“宁都暴动”的彭雪松，还是有信心的。土匪武装一般都是听老架杆的，只要做好首领的工作，土匪都会听首领的号令，正所谓“擒贼先擒王”，要想改造青龙寨的土匪，就要先征服老架杆飞龙。

彭雪松还了解到，几年前，八叔彭友梅带着保安团来到侯庙街上，一把火烧掉了济世堂，打死了雪姑的父母，说他们不但通匪，还暗中通共。恰逢雪姑采药下山回来，彭八爷一看，傻眼了。这真是深山出俊鸟啊！立即吩咐手下，把这个小妞带回县城，老子正想娶个小哩。飞龙得知消息，带人埋伏在半路截杀，拼死救出了雪姑。把雪姑带上了山，教会了雪姑骑马打枪，杀人越货，后来又把头把交椅让给了雪姑。

雪姑叹口气说：“济世堂是从祖上传下来的，信奉的是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，可我现在却要杀人放火……”

彭雪松开导雪姑，说：“这是黑暗社会逼的，怪不得你。”

雪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和干爹也常想，做土匪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青龙寨的弟兄们大都是穷苦百姓，逼得没有活路才上山的。当土匪的日子并不轻松啊，地方的保安团还好对付，要真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来了，我们打不过他们，只有东躲西藏。唉，反正当上了土匪就只能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阎王爷随时就会要了你的命，弟兄们都是吃了今天不讲明天，有钱便是娘，不知道前途在哪儿。”

彭雪松看着雪姑忧心忡忡的样子，适时给她讲一些红军的故事。聪明的雪姑一听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们也和这些红军差不多，都打土豪，都是穷苦人出身，都恨国民党。只是好像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，嗯……”

彭雪松说：“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你们绑票，你们杀富不济贫，你们逛窑子，你们没有纪律……”

雪姑忙说：“不，我们也是有规矩的，青龙寨规定，不抢过路的邮差，不抢穷人，不强奸妇女，不许出卖朋友……”

彭雪松差点笑起来，说：“雪姑，你这也叫纪律呀？这是山规。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是有政治主张和远大抱负的，信仰的是共产主义。”

雪姑急忙说：“我们也主张杀富济贫，仗义疏财。”

彭雪松问：“这不一样的。就说眼下这事吧，你把我绑票上山，非要逼我成婚，这事就不合理。”

雪姑一下子急了眼，蛮横地说：“咋不合理？我看上你了，就要和你成婚，山寨上多少少年都是这样的规矩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红军讲的是自由恋爱，可是不拉郎配啊，两个人成婚是要相爱的，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。”

雪姑问：“自由是什么龟孙东西？我不要自由，我就要你！”

彭雪松一下子大笑起来，指着雪姑，说：“你呀你，这么不讲理啊。”

忽然，山上传来“咚咚咚”的鼓声。雪姑立马站起身来，神情严肃地问：“有情况！这是要杀人的鼓声啊！”

正在诧异间，黑龙带着一队人来到跟前，说：“老寨主有请！”几个土匪直奔彭雪松而来，意欲动手。雪姑脸一寒，喝道：“想干什么？”

黑龙指着彭雪松说：“老寨主请他一块去，有话说。”

雪姑挥着枪，骂道：“有你们这么请人的吗？”



彭雪松的脑子急速考虑，  
这事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可  
能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！

原来，青龙寨定有“三击鼓”的寨规，分轻重缓急，告诉土匪们下山、冲锋、杀人，违令者杀！

当雪姑满腹狐疑地来到大堂，看到大堂上已经是“五龙聚首”，分别是黑龙、白龙、黄龙、青龙和老寨主飞龙。众土匪也已经围在大堂里外，枪上膛刀出鞘，杀气腾腾。

彭雪松的脑子急速考虑，这事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可能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！

飞龙阴沉着脸，突然指着彭雪松，喝道：“从实招来，你何人？是空子还是缙子？”

雪姑不解地看了看飞龙，说：“干爹，你这是……”

飞龙摆了摆手，说：“闺女，让这小子回话。”

彭雪松走上前来使了一礼，淡定地说：“我看老寨主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那就请大家说出来吧。”

黑龙围着彭雪松转了一圈，目光里透着杀气，突然说：“他是彭家大院的三少爷，叫彭雪松。他八叔是无恶不作的彭八爷，对不对？”

“说！”五龙齐声喝道，从腰里拔出大刀，逼视着彭雪松。

雪姑一听，脸色大变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彭雪松。

“哈哈，”彭雪松倒放下心来，笑着走到桌子前坐下来，神定气闲地说，“我是叫彭雪松，小名三娃子，彭友梅是我的八叔。这就是你们要杀我的理由吗？”

飞龙大怒，一拍桌子，说：“这还不能成为杀你的理由吗？你们彭家是我们青龙寨的仇人，杀了我们的父母，抢占我们的财产，难道杀了你还没有理吗？”

黑龙挥着刀子，说：“别跟他废话，我来杀了他！为死去的父老乡亲们报仇。”

雪姑一下急了眼，陡地拔出双枪，喝道：“小的们护着姑爷，谁敢动姑爷一根毫毛，扒了他的皮！”身后，哗地冲出来一群雪姑的女兵，一下子包围着彭雪松。

彭雪松笑了笑，走出人群，说：“不要这样，伤了自家人的和气。我虽然是彭家三少爷，可是自小离开家乡，从没有做过对不起父老乡亲们的事啊，如果把彭友梅的账算到我的头上，岂不是冤枉吗？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，杀了我就能解父老乡亲们的心头之恨吗？我看未必吧。”

飞龙倒被问着了，口气稍微软了下来，问：“你到山上来是想走山寨的水吧？好让你八叔攻打青龙寨吧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我这次回来，人还没有进家，就被你们给绑了票上山。难道这是我的错吗？”

黑龙冲上来，说：“老寨主，啥也别跟他说，姓彭的欠了我们穷苦人多少条人命，杀了他才解气。”

雪姑对飞龙说：“干爹，如果他是彭八爷派来的卧底，你们都不用动手，我亲自杀了他！我们的事情我来办，是我把他绑上山来的。”

飞龙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，听闺女的。”

雪姑转脸对彭雪松，问：“我的父母亲都死在彭八爷的手里，我与彭家有深仇大恨。你真是彭家三少爷？彭友梅真的是你的八叔？”

彭雪松笑着说：“不错。可是，我早就离开彭家，几乎和彭家没什么联系，更和八叔彭友梅没有瓜葛。他的事情为什么要算到我的头上？”

雪姑气恼地反问：“你为什么是彭家的人？”

彭雪松被问笑了，说：“这不是我的错啊！”

黑龙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雪姑，这个家伙是彭友梅派来的卧底，要走青龙寨的水，不杀了他后患无穷啊！杀了他！别忘了你的父母都死在彭友梅手里啊！杀父之仇不能不报

啊！”

雪姑盯着彭雪松的脸，看了好一阵，喝问：“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彭友梅派来的卧底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不是你把我绑票上山来，我如今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雪姑突然翻脸，对手下说：“押到杀人场，我亲自杀了这个空子。”

一群人推推搡搡地把彭雪松推到一处悬崖边上。彭雪松站在石头上，看到身后悬崖万丈深不可测，猛烈的山风吹来冷嗖嗖的，不由闭上眼睛。

“啪——”一声枪响，子弹贴着彭雪松的头皮划过去，雪姑甩手一枪。

“啪啪——”又是两枪，子弹从彭雪松的左右耳朵划过去，还是雪姑开的枪。

彭雪松转身走了过来，面不改色地对着众土匪们，径直来到大堂中间坐下。说：“此处甚好，还有什么招数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只有黑龙还欲罢不能，面露愠色。雪姑转身对飞龙说：“干爹，我看这人不像是绺子，和彭八爷不是一路人。”

飞龙也点着头，说：“嗯，是个人物！”

这时，彭雪松站起身来，对大伙说：“为了帮助青龙寨，也为了消除大家对我的怀疑，我现在就修书一封，让彭友梅送些枪支弹药上山。”

众人大惊，一时哗然。黑龙更是高兴，说：“好啊，只要你能把枪弄到山上来，我们都拥护你当二当家的。”

这时，飞龙摆摆手，说：“你要是真能为青龙寨搞到武器弹药，才能证明你不是个空子。”

其实，彭雪松早就在心中盘算着，如何为青龙寨搞到一批武器，因为土匪们最看中的就是武器弹药，只要为他们搞到武器弹药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，也最有说服力。到时候，再

做飞龙的思想工作就会好做得多。

当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彭雪松一手褚体书法写得龙飞凤舞，观者齐声喊好。

“我去送叶子！”黑龙自告奋勇地站出来，主动承担起下山送信的任务。因为土匪绑了票后，都要派人送信，让苦主筹备银子送来，又叫送叶子。但这送叶子是有很大风险的，弄不好苦主就要了他的脑袋。

雪姑用狐疑的目光看着黑龙骑马下山而去，转而对慧玲点点头。飞龙心事重重地吸着烟，梆梆地磕着烟灰。

“日头落，狼下坡，光肚子小孩等等我……”不知何处有人在唱，把孤山冲的山野唱得暮色苍茫，一切都模模糊糊起来。

## 五

张君仔细看过彭雪松写的信，冷冷地说：“逍遥楼已经安排好了！”黑龙转身走时说姓彭的丢了一只鞋，青龙寨的人正在找。从警察局的后门闪出来，黑龙四下里看了看，见四周静悄悄的，翻身上马疾去。身后传来“嘟嘟嘟”的更梆声，还有小摩西嘶哑的喊声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！”

原来，就在张君从重庆来到皇家驿站后不久，警察在巡夜时抓住了一个人。有警察向张君汇报说此人在“逍遥楼”上喝醉了酒，非要睡挂头牌的妓女小秀荣，还掏出枪来吓唬人。张君本想让人拉出去枪毙掉，无意中看了一眼被抓着的人。只见这个人十分彪悍，绝非寻常之辈，虽然被十几个警察擒着仍然凶悍异常。张君心生一计，喝道：“大刑伺候！”

黑龙被带下去后，张君对手下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。几个警察带着黑龙推推搡搡地来到刑讯室，咋咋呼呼地要给黑龙上刑，面对老虎凳、火烙、滚钉板等酷刑，黑龙毫无惧色，

一直破口大骂。警察把黑龙捆到站笼里，四周布满刀子，正准备吊起站笼。这时，张君走了进来，对手下训斥道：“不许动手！放下。”

一会儿，黑龙便被带着来到一个地方，房间里点着蜡烛，窗帘低垂，温馨可人。黑龙走进室内，站在中央有点发呆，一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只见一张八仙桌前坐着张君，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，已经斟满美酒的杯子溢出酒香。这时，张君拍了几下巴掌，从里屋袅袅婷婷地走出来“逍遥楼”挂头牌的妓女小秀荣，帮助黑龙脱去衣服，扶着黑龙坐下来，端起酒杯，樱桃小口轻轻地啜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魏公酒，真香啊！”说罢，将酒送入黑龙的口中。

张君端起一杯酒，说：“英雄相惜，佩服！今夜伺候好英雄。”说完，一饮而尽，放下碗，转身走出房间。

身后，黑龙已经软瘫在小秀荣怀里。

侯七正准备关大门时，只见一匹黄骠马飞驰而来，“砰”地一下飞镖扎在大门上，马上人喊道“拿钱赎票啊——”侯七从大门上拔下镖时，马已经不知去向。

侯七知道这是土匪送叶子来，慌忙小跑来到堂屋。看侯七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彭八爷吸足了一泡，伸了个懒腰，问：“三娃子有信了？赎票来了？”

侯七递上信，说：“才送的叶子，人跑没影啦。”

彭八爷打开信一看，不觉眉头紧皱，牙疼似的吸着气，说：“这个三娃子，要这么多枪支弹药干啥？也想占山为王啊。”

侯七也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我日，这家伙够装备一个排了。”

彭八爷对侯七说：“七，你看看，这像三娃子写的字不？”

侯七看了看，说：“是三娃子写的，褚

遂良的小楷。”

彭八爷沉吟半晌，仰天长叹，说：“唉，我得对得起死去的二哥啊，三娃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就是倾家荡产，也得把三娃子救出来。”

侯七说：“三娃子要这些家伙式干啥？当山大王？”

彭八爷说：“三娃子现在是身不由己啦，土匪叫他咋写，他只能咋写。七，办吧，你押着东西交割，不见人，就不能给东西，记住了！接不住三娃子回来，你就提头来见我。去吧。这真是拿着驴屁股敬神——东西也没了，神也得罪了。”

此时，打更的小摩西刚回到教堂的门房里，正要放下更梆睡下，听到有人敲门。小摩西刚把门开了一条缝，慧玲把一块银元扔了进来。小摩西忙小声地说，黑龙进了警察局！只听一阵马蹄声嘚嘚疾去。小摩西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，说：“阿门！”

那天，张君走后，彭八爷一夜没睡好觉，一早就来到县政府里，立马把保安团的团长侯七叫来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斥了一顿，说：“你这个屁团长咋当的？三娃子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干球吃的啊！”

侯七被骂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眨巴着眼，问：“八爷，你说的是谁？三娃子，哪个三娃子回来了？”

彭八爷更气了：“还有哪个三娃子？就是彭雪松啊。”

“啊，是雪松娃子回来啦！他在哪儿呀？我去接他回来。这家伙出去这么多年，说不定我都认不出来他了。”侯七恍然大悟。他和彭雪松是从小的玩伴，每天都会骑在彭家大院门口的石狮子上打仗，或是在门楼上掏鸟窝。每次，彭友梅从学堂里放学回来，都会带着三娃子和侯七，偷偷地到后河里洗澡、摸鱼。

彭八爷阴沉着脸，说：“三娃子在青龙寨，被绑了票。”

侯七很是惊讶地问：“土匪送叶子来了吗？赎金要多少银子？”

彭八爷小声对侯七，说：“三娃子是共产党。”

侯七一下愣着了。“什么？是……是老……共？那咋……办啊？三娃子……加入……这干啥啊？”

彭八爷低声交代侯七，说：“七，你想想办法，把三娃子找回来。听说警察局的人也在抓三娃子，可不能叫警察局抓着球了，张君这个球玩意不是个好鸟，蝎子尾巴——毒份（粪）。”

看着侯七走出老县衙，彭八爷陷入了沉思，朦胧之间，好像又看到十几年前那个早晨的情景，淡淡的晨雾打湿了彭家大院门前的青石板路，早年失去双亲的雪松，被二哥抱着上了轿子，到上海去上学。小雪松对八叔彭友梅摆着小手，童声童气地喊：“八叔，别忘了给我的小鸟喂食，我会想你的八叔。”小轿子在晨雾中渐行渐远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如烟风景里。二哥在上海做什么，彭友梅不甚清楚，只知道好像是做银行的襄理，每次回到故乡都是一身的洋服西装，拄着文明棍，很儒雅的一个。多年没有二哥的消息，如今怎么会……彭八爷站在县衙前的台阶上，摇了摇头，似乎想把什么摇掉。这时，秘书走过来，问：“县长，各保的保长都在打听，今年中秋节庙会上还打铁花不打？”

彭八爷想起了警察局张君的脸，高声吩咐：“咋不打？打！往年打两棚铁花，日他娘，今年老子要打四棚铁花，好好热闹热闹。我给它来个驴球打鼓——大扑腾！”

在什么地点、什么时间、什么人去接受侯七送来的武器弹药，彭雪松和雪姑来找老寨



主飞龙商量。

飞龙问彭雪松：“你说在哪儿接货最合适？”

雪姑说：“干爹，你就指个地点吧，他人生地不熟的。”

飞龙摆了几块石头，说：“这里是青龙寨，北面是蚂蚁山，我看就在狮子口接货。这个地方隐秘，接货后立马就可以撤进大山里。彭雪松看了看，思考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觉得还是把接货的地点放在狮子口里边，这里地形利于我们的人埋伏掩护，更利于接货后的撤退。万一发生意外，我们的人可以攻其不备，确保接货的弟兄们安全撤退。”

飞龙斜睨着彭雪松，问：“这个地点好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只是我要课上一卦，看看吉凶祸福。”

雪姑说：“我带着人陪着雪松在关沟接货，接货后立马回撤到青龙寨。”

彭雪松指着关沟，说：“雪姑，这里要安排一队人马埋伏在树林里，做掩护。这里也要安排一队人马，作为预备队，接应你和卫队。万一送货的人没有诚意虚晃一枪，这两队人马就可以作为左右翼，冲下山硬抢过来。”

飞龙怀疑地看着彭雪松，问：“你不会跑吧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老寨主，我不但不会跑，还要帮助青龙寨训练精兵强将呢。”

雪姑说：“放心吧干爹，我看着他呢。”

待彭雪松走后，飞龙神情凝重地拿出铜钱来，在关公爷的像前算了一卦。课罢，飞龙久久没有说话。雪姑问：“干爹，咋样？是吉还是凶？”

飞龙半天才说：“凶多吉少啊。”

侯七骑马带着保安团，押着小摩西的轿子，轿子上放的是青龙寨要的武器弹药，从皇家驿站出发，往狮子口进发。临行前，彭八爷

对侯七吩咐：“七啊，不见三少爷，一根球毛也不能给他们。只要接回三少爷，啥事都好说。要是接不回来三少爷，七啊，你看着办吧。这一回的事，一定要砍倒树掏老鸹——稳当着来。”

侯七拍着胸脯子，说：“八爷，放心吧，只要我站在关沟喊一声三少爷的小名，他就会乖乖地跟着回家。俺俩啥关系？一个被窝里打过腿腿啊。”

彭八爷说：“别球喷，小心点好。青龙寨的土匪不好伺候，别弄得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”

侯七一拍腰间的匣子枪，说：“这家伙不是吃素的。我侯七也是张飞卖秤砣——人硬货叮铛的主。”

临走时，彭八爷又把侯七叫到一边，拿出一双白皮鞋，说：“七，听说三娃子的鞋子丢了，我让人从汉口买来一双，也不知道合脚不合脚，带上吧。”

一行人翻山越岭，进到狮子口，山路越发不好走。侯七带着人走到关沟时，已经是中午时分。山路两旁树林茂密，小溪淙淙，关沟倒也显得十分阴凉。到了约定的地方，侯七叫队伍停下来。按照事先的约定，侯七学了三声猴子叫。大家都笑，说：“这是真猴子叫，像！”侯七也很自豪，说：“老子是家传。”

正说着，从对面的树林里走出一群人，为首的骑着一匹雪花青。侯七眼尖，说：“三少爷来啦！”这时，彭雪松也看到了侯七，远远地打招呼，说：“七哥，别来无恙啊！”侯七也说：“三娃子，你回来了咋不回家哩？绑了票了吧。”彭雪松骑着马上，说：“七哥，人家要的东西带来了没？”侯七对小摩西说：“去，给他们拉过去，快点换回三少爷。”小摩西赶着骡子向对面走去，侯七咋咋呼呼地喊：“信球啊，就站在中间，等三少爷过来。”小

摩西走到中间地带站着不走了。彭雪松对雪姑说：“你盯着点，我过去验货。”雪姑有点不放心，问：“小心啊！”彭雪松拍马走了过去。侯七喊：“三娃子，你快点过来吧，八叔给你买了一双鞋子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七哥，不慌，我验验货。”说着骑马往中间走去。

侯七喊道：“三娃子，你管货干啥？扔给他们去球啦，快点过来吧。”

彭雪松走到小摩西的轿子跟前，侧身掀开轿帘子，看到轿子里果然装着武器弹药。这时，小摩西悄悄地告诉彭雪松：“有警察！”彭雪松身子一震，朝远处的松林望去，果然看到远处的松林里有惊飞的鸟儿在盘旋鸣叫。侯七还在不远处着急地喊叫：

“三娃子，快窜圈啊！还等啥球呀！”彭雪松冷静地从腰间掏出几块银元，扔给小摩西，急速地说：“小兄弟，你赶快拉着轿子把东西送到青龙寨人手里，快！”说罢，回手一鞭子，抽打在黑骡子的屁股上，黑骡子一惊，撩开蹶子飞也似地跑去。小摩西也紧随其后，大喊：“警察来啦！警察来啦！”彭雪松走到不远处，突然勒着雪花青，指着远处对侯七大声喊：“七哥，你怎么带着警察来抓我啊？这太不仗义了吧。”

侯七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三娃子，你净胡球说，哪有警察啊。是八叔派来接你的，快跟我回家啊。”

这时，彭雪松回首一望，看到雪姑他们已经接到小摩西和轿子。彭雪松对侯七说：“七哥，你往身后看看，警察已经围上来了。”说完，彭雪松掏出手枪，对着远处的松树林“啪啪——”就是几枪，随后带着雪花青调转马头就飞奔而回。

身后的松林里冲出黑压压的警察，枪声骤然响起，在峡谷中震荡。侯七气得跳着脚骂：“我日警察的奶奶，你们来干啥？坏了我的好事。三娃子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
张君走到侯七的面前，伸手给了侯七几耳光，骂道：“你小子通共资匪，好大胆子！小心老子枪毙了你。”

身后的松林里冲出黑压压的警察，枪声骤然响起，在峡谷中震荡。

侯七这才看清楚，警察几乎全体出动了，连机枪都带来了。这时，侯七才感到事情严重了，手中拿着的鞋子掉在地上。警察们一看，都喊：“局长，鞋子！”张君一挥手枪，说：“带回去！”

看到彭雪松已经冲回自己身旁，雪姑佩服地说：“真是好样的！姑娘们，打！”双方都藏在各自的树林里向对方射击，一时枪声大作。彭雪松观察了一下情势，发现对方的实力很强，人数是青龙寨的几倍，且武器精良。如果硬拼下去，青龙寨的人会吃亏的。彭雪松心里盘算着，看来警察是有备而来，青龙寨的人中了埋伏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

彭雪松对雪姑说：“雪姑，你赶快带领弟兄们撤退，我来掩护！不能和敌人纠缠，这样下去我们就走不脱了。”

雪姑说：“不行，我掩护你撤退。”

彭雪松心里一热，说：“不行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”

雪姑说：“我不能把你丢下啊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我自有办法。我骑马跑得快，你带着弟兄们迅速后撤到青龙寨。发信号，让埋伏在左右山头的弟兄们在敌人后方佯攻，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。快！”

雪姑含着泪，说：“你可要回青龙寨啊！”

看着雪姑带着队伍撤退后，彭雪松骑着雪花青，一边射击一边大喊“我彭雪松在此！”雪花青飞快冲向敌方，当敌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时发愣起来。彭雪松把马一带，雪花青陡地在站立，转个急弯，仰天嘶鸣。这时，左右山头上埋伏的人也开枪了，一时打得警察首尾不能相顾。彭雪松来了个蹬里藏身，带着雪花青箭一般向西边的千年岭射去。张君一看，忙喊：“彭雪松往西跑啦，快追啊！”黑压压的警察们在张君的带领下，一窝蜂似的追赶着彭雪松。

侯七着急地喊：“不敢打枪啊，伤了三少爷咋办？”

保安团的人问：“团总，我们咋办？”

侯七气恼地说：“还咋办？找三少爷啊！快！”

保安团的人乱哄哄地跟在警察后面追去。

## 六

半夜时分，当彭雪松回到青龙寨时，山上已经剑拔弩张，气氛紧张到极点！

黑龙和白龙闹着要分货！这次接货雪姑没有让他们参加，黑龙和白龙都很有意见。看到真的带回来这么多的武器弹药，黑龙嚷嚷着说：“老寨主，货接回来了，先分给大伙吧，我们的弟兄们可是等着使用新枪啦。”白龙也帮着腔，说：“是啊是啊，既然货已经接回来了，咱们按照老规矩，打平伙。”

青龙寨的土匪分为五个大队，黑龙队、白龙队、黄龙队、青龙队，飞龙队，是由人数不同的小土匪辮子组成的，最早是飞龙占山为王，称霸一方，黑龙、白龙、黄龙、青龙的小股土匪看到飞龙的势力强大，就上山换帖，结拜为弟兄，愿意归顺。归顺后的土匪辮子，还是由原来的老架杆带着，在青龙寨的大旗下，分为黑龙队、白龙队、黄龙队、青龙队。按照老规矩，抢回来的浮财，大家都有一份。

雪姑看了他们一眼，很不高兴，说：“这是雪松拿性命换来的，要分也得等他回来再分。”

黑龙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这小子跑了就不会回来啦。”

白龙也附和着说：“他这一走，还会自投罗网？除非他脑子进水了，这一会恐怕他正在彭家大院里喝酒哩。”

雪姑脸色一变，说：“不许你们污蔑他！”

出水才看两腿泥！”

黑龙激动地说：“姓彭的算老几？等他说了算，这青龙寨还有没有规矩了？”

白龙也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他不会回来了，分吧。”

手下的人也随声附和并嚷嚷着，“分吧，他不会回来了。”

飞龙看着雪姑，没有说话。

雪姑啪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说：“不行！是死是活，都要等。现在不能分，这是人家用命换来的东西，如今人不知是死是活，你们却在这里闹着分东西，良心叫狗吃啦？”

黑龙蛮横地说：“就是他回来，也得按照老规矩办。”

白龙也阴着脸说：“有福同享，这个规矩不能变。”

飞龙咳嗽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目光威严扫射了一圈，烟袋在桌子腿上梆梆敲了一气，骂道：“咋？一群男人欺负起一个女孩子来了？非要闹得弟兄们失和不可？等！”

大堂一下静下来，黑龙和白龙对看了一眼，也不吭声了。

飞龙说：“来，上香。三炷香过后，如果他还没有回来，分！”

香插上以后，大家都守候在大堂里，看着香袅袅地燃烧，谁也不说话。

当第三炷香快要燃完的时候，彭雪松走进大堂。此时已经冷月西垂，山风猎猎。看到彭雪松站在大堂中间，众人一下子都愣着了。雪姑一下子扑到彭雪松的怀里，哭着说：“你可回来啦！”

飞龙这时也来了精神，烟袋又是一阵梆梆敲响，骂道：“王八蛋们，都睁开眼睛看看，人家这不回来啦！还胡说八道？”

彭雪松笑着问：“雪姑，弟兄们都安全回来了吗？”

雪姑泪眼朦胧地看着彭雪松，说：“都回来了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又饿又累的彭雪松身子一晃，一下子瘫到在大堂里。雪姑惊呼道：“快，把他抬到床上，他这是累得了。”

飞龙也被感动了，指着众土匪骂起来：“看看人家，回来第一句话就是问弟兄们安全不？你们倒好，盼着人家不回来，想早点分东西，良心都叫狗吃啦？老子改规矩，这次分东西，就得他说算！日你奶奶！”

众土匪面面相觑，一时都无话可说。黑龙和白龙也觉得很是无趣，只好说：“散了，散了。”一群人陆陆续续走了。

雪姑一只手亲自将热汤喂进彭雪松嘴里，擦洗了身子，换过衣服，服侍得十分小心。不一会儿，彭雪松就渐渐苏醒过来，看到雪姑着急的目光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我已经好了。”

飞龙看到彭雪松醒来，也放心了，说：“这次多亏了你，青龙寨的弟兄们谢谢你啊！过去我……”

彭雪松大度地摆摆手，说：“老寨主，此事值得一提。何言谢字，都是一家人嘛！”

飞龙更是百感交集，说：“今后你就是青龙寨的二当家的，我们都听你的。”

彭雪松笑着说：“我要把青龙寨的人马训练得兵强马壮，为炸会做好准备。”

雪姑一听，拍着手说：“太好了！我们都听你的。”

掌灯时分，侯七正站在彭家大院的天井里挨骂。彭八爷的火气不打一处来，真应了他的话了，东吴的招亲——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侯七苦皱着脸，说：“八爷，你说这鸡巴警察早不出来晚不出来，三娃子都已经走到跟前了，警察冲出来了。警察要抓他哩，三娃子还不跑啊。”

彭八爷说：“警察咋知道送货的事？谁走

一大早，包牧师提着竹篮出门买菜时，就发现气氛有点紧张。

的水？”

侯七委屈地说：“警察都是属狗的，鼻子尖的很，八爷你撅撅屁股，张君就知道你屙啥屎。”

彭八爷气得直骂：“我日警察个娘！”

侯七劝道：“八爷，青龙寨的土匪把货收了，回头往山上送封信，也许他们会把三娃子放回来的。”

彭八爷一瞪眼，说：“七啊，我杀了青龙寨这么多人，他们会饶过三娃子？这回可是肉包子砸狗——有去无回了。”

侯七说：“八爷，你老人家足智多谋，再想想办法。我看三娃子在青龙寨也没有受多大罪，活蹦乱跳的。”

侯七转身想走的时候，看到一人匆匆走来。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，走近了才看清是警察局长张君。张君径直走到堂屋里，把一双白皮鞋放在了桌子上。彭八爷对张君的做派很生气，每次都是不打招呼直接进来，实在是目中无人。可是碍于张君是重庆直接派来的，彭八爷心里也知道，这家伙很可能是戴老板的人，得罪不得的。彭八爷心知肚明，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，对张君的态度是屎壳郎滚蛋——各走各的道。彭八爷曾对侯七说过：“七啊，你别惹张君这个鳖孙！他停几天就走了，心字头上一把刀——忍着吧。”

侯七说：“是哩，还是八爷高！土地爷手上长毛——老手！”

张君指着放在桌子上的鞋子，阴阴地问：“彭县长，这鞋子是你叫人买的吗？”

彭八爷不高兴了，说：“咋？”

张君说：“你这是暗中通共，彭雪松是共产党，我党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。”

彭八爷说：“球！彭雪松是我家三娃子，喊我喊叔哩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买双鞋子有啥大惊小怪的？”

张君说：“你往青龙寨送武器弹药，为什么不通报一声呢？你这是资匪啊。”



彭八爷很不高兴地说：“土匪绑了我家三娃子的票，我能不花钱赎他回来，我是他八叔！你说这话真咯意蛋。”

张君说：“重庆方面对你的做法很不满意，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此类事情。同时，我再次建议你取消今年的庙会，以防不测。”

彭八爷一听又是取消庙会，肚子里的火气立刻就升上来了，白了张君一眼，说：“球，庙会是几千年的老规矩，你想改就改啦？打铁花是这里的老传统，你想变就变啦？庙会照样开，打铁花照样打，还要大打。你不要民心，我这个县长还得要民心哩。”

张君看彭八爷的犟驴脾气上来了，说：“彭县长，你这么干皇家驿站危在旦夕啊！”

彭八爷摆摆手，说：“刮大风卖门神——各自招呼各自的摊子。”

张君冷着说：“彭县长，彭雪松是共产党，你是共产党的家属，你可要把握分寸啊！”

彭八爷烦气地说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自有办法处理。你就别咸吃萝卜——淡操心。”

张君只好摇着头走了，对这个土地爷县长的胡搅蛮缠，有时候还真没办法。

## 七

一大早，包牧师提着竹篮出门买菜时，就发现气氛有点紧张。满街的警察十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盘查着过往的行人。包牧师是洋人，又是牧师，自然不在检查之列。走着走着，包牧师发现这些警察和保安团们，除了盘查行人，还特别要行人脱掉鞋子仔细检查。这事好奇怪！包牧师悄悄地问了一些身边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要检查鞋子？有人告诉包牧师，说：“前些时来了个共产党，被追赶时跑丢了一双鞋子，正满皇家驿站的搜查得紧。”包牧师不解地问：

“一只鞋子值得这么闹腾？阿门。”

小摩西赶着轿子走来，今天是礼拜天，他要去接彭八爷的七姨太到教堂去做礼拜。包牧师说，顺便到邮所看看，开封总会邮寄的黄油该到了，再不到就做不成面包了。

菜市场里赶早市的人们熙熙攘攘，到处是菜帮子、污水，还有令人生疑的毛发。赤膊的杀猪师傅已经将冒着热气的猪肉，挂在了可怕的铁钩子上，手持尖刀挥舞着喊“卖肉啊！”一头牛被几个赤膊的汉子放翻在地，一会儿就被宰杀成一堆肉和骨头。十几个挑着柴火捆的汉子，喊叫着：“让开让开，火急，火急。”包牧师知道这是卖柴火的扁担会来了，急忙躲到一旁。撩地摊的说书人来了，小铜锣“堂堂堂”一敲，开口说道：“说不说书，先摔惊堂木，眼不花的您都往那东南里看——”市声器器中的山城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回到教堂的包牧师放下菜篮子，鬼使神差地爬上木梯，上到钟楼上，敲响了晨祷的钟声。正在吃食的鸽子们纷纷飞上蓝天，发出“咕咕”的叫声。钟楼的空地方堆放着从教堂地里收获来的玉米，为了防止鸽子们偷吃，用蓑衣盖着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田野里没有了东西吃，牧师才把玉米喂鸽子们吃。当然，包牧师在做面包时，也会掺上一点玉米面，可以使面包更喧。包牧师的目光在钟楼上逡巡了一圈，最后把目光盯在玉米囤子上。包牧师走过去，掀开蓑衣，这是当地农民下雨天干活时穿的一种遮雨的工具。包牧师翻了翻玉米，目光一下子怔着了：一只白皮鞋赫然藏在玉米里。

包牧师起身四下看了看，忙把鞋子又往玉米深处埋了埋，往楼下看时，小摩西已经把七姨太接来了。

分枪的方案虽然遭到黑龙和白龙的激烈反对，但还是按照彭雪松提出的意见分了。

彭雪松说：“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有一条

纪律，就是一切缴获要归公。青龙寨今后如果能够按照这办法执行，就会势力大增，如果每次的缴获都分得一干二净，老寨主将来靠什么号令三军啊？这些人哪一天走了，你的青龙寨不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么？”

飞龙点着头，说：“是啊，你说该咋分呢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武器弹药要集中使用，不可分散。我建议以飞龙队和雪姑的卫队为骨干力量，再从其他队中抽调出一部分苦大仇深、忠厚老实、侠肝义胆的人来，组成青龙寨的尖刀队，武器弹药就装备这支尖刀队。一旦上了战场，尖刀队就会像一只铁拳打出去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”

飞龙和雪姑听罢，拍手叫好，都说：“好主意！”

飞龙看着彭雪松半晌，才说：“你既然能够再次冒死回到青龙寨，就是我贴心的朋友。我信得过你，到这个时候，你也该亮亮自己的牌子了。”

彭雪松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老寨主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共产党员。”

雪姑睁大眼睛看着彭雪松，说：“我说你咋恁大本事？原来真是老共啊！”

飞龙并不觉得奇怪，说：“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不是共产党就没有这么硬的骨头！也没有这份胆气！只是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我留在青龙寨，就是为了帮助你们炸会，拿下皇家驿站的。”

飞龙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帮助青龙寨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因为青龙寨上都是穷苦人，而我们共产党就是为解放普天下穷苦人的，所以我要帮助你们。”

飞龙点头说：“有道理！”

雪姑这时插言说：“啥是组织？组织是你爹还是你娘啊？你这么听他的？”

彭雪松被说笑了，看着雪姑说：“你呀，

真是傻的可爱呀！现在给你说你也不懂啊。”

飞龙感叹地说：“只有你们共产党人才有这样的胸怀，给官不要，给钱不收。可惜青龙寨太小，留不住你这大鹏金翅鸟啊！”

彭雪松趁机向他们讲起外面的世界，讲到中央红军在延安坚持敌后抗战，讲起抗日战争的形势，讲起共产党抗战的主张……

精心挑选的尖刀队成立了。彭雪松按照计划对尖刀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。同时，还有意识地对这些人进行革命教育，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，共产党是干什么的，红军都是些什么人组成的，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，等等，将信仰一点点地植入他们的头脑。

看着尖刀队在彭雪松的训练下生龙活虎的气势，飞龙很是赞赏，说，这下打皇家驿站又有几成胜算了，二当家的真帮了青龙寨的大忙了！

雪姑从心里爱上彭雪松了，非要立即成婚。飞龙也觉得这事是早就说好的，本来绑票就是为了成婚的。

彭雪松很认真地对雪姑说：“共产党员结婚，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，不能乱结婚啊。”

雪姑一脸诧异，问：“你老说组织组织的，古话说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们的组织是谁啊？是你爹，还是你娘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比我爹我娘还当家。”

雪姑骂道：“我非找这个组织算账不可！”

看到时机成熟，彭雪松对飞龙和雪姑分析了局势，认为，仅靠青龙寨的人马打下皇家驿站，困难很大，打铁花炸会的主意虽然很好，很难出奇制胜。即便是拼死打下来，青龙寨也会大伤元气。不如找到西山里的红军游击队，联手实施一次战役，只有这样才可能有胜算的把握。彭雪松看了雪姑一眼，说：“也只有找到红军游击队，我才能成婚啊。”

雪姑到是很爽快，说：“那就快找吧，还

等啥？我陪你找。”

彭雪松和雪姑骑着马，并肩走在山道上。叶子已经递给红军游击队了，不知道红军游击队的周老汉收到后会有什么反应？三年前中央红军长征后，河南省委领导悉数被捕，只有周老汉侥幸逃脱。周老汉联系在豫南地下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，在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，靠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打出了一片红色的根据地，并建立起了一百多人枪的红军游击队。彭雪松在心里感叹，烈火炼真金，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他们走不到今天啊！

在路上，雪姑问：“姑爷，你们这个组织长什么样子啊？是不是红眼绿鼻子的怪物啊？”

彭雪松耐心地给雪姑讲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，组织就是由无数个共产党员组成的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服从这个组织。这个组织是有严格的纪律的，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纪律……

雪姑虽然听得一头雾水，为能够见到组织这个人，很是兴奋，说：“我娶了你，是不是也在了组织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不，你必须加入共产党，才算在组织了。”

雪姑不解地说：“我都是你的人了，还不是组织的人吗？”

彭雪松笑着说：“就是咱们真成了婚，你不加入共产党，也不是组织上的人。”

雪姑更加奇怪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就奇怪了！组织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”

接头地点被安排在孤山冲的老龙窝里，这里是红军游击队的密营。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，视野很开阔，离很远就可以看到山下的情况，树木参天，十分隐蔽。

正走间，忽然一声喝问：“哪路络子？”

雪姑不慌不忙地回答：“青龙寨的。”

又有人喝问：“报上蔓子。”

雪姑说：“冬天来的。”

有人说：“青龙寨大当家的雪姑来了，请！”说着走下来一群人，虽然穿的衣衫褴褛，可是人十分精神，为首的人头戴八角帽，下巴一捧黑色的胡须，十分英武洒脱。雪姑低声对彭雪松说：“这个人是周老汉。”彭雪松下马见过周老汉，一行人被让进了老龙窝。彭雪松对雪姑说：“你们先在外面喝茶，我和周队长说点重要的事情。”

雪姑喊道：“组织哩？出来见姑奶奶啊。”

彭雪松忙说：“别喊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组织，你已经见到了。快去外面喝茶吧。”

雪姑不解地问：“啊，周老汉就是组织啊，和土匪差不多吗？”

周老汉把彭雪松带到后面的山洞里，看了彭雪松好一阵，目光里充满警惕，问：“你是谁？找我们干什么？谁派你来的？”

彭雪松坐下来，对周老汉说：“同志们辛苦了！我代表上级党组织来看望大家，并传达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。”

周老汉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彭雪松，三年来的游击生活，严酷的战斗环境，不仅使红军游击队几乎与世隔绝，而且还养成了他们对什么事都十分怀疑的习惯。几乎每天都面对血腥和杀戮，他们别无选择。周老汉问：“谁告诉你我们在这里？什么指示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我叫彭雪松，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的，党中央派我从延安来寻找你们的，是长江局的同志报告党中央，说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的。”

周老汉说：“党中央有什么指示精神？”

彭雪松告诉周老汉，如今，国共第二次合作了，日本侵略者已经抢占了东三省，武汉会战已经开始，民族矛盾成为最大的矛盾，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，枪口对外，一致

抗日。

周老汉不相信地说：“前些日子国民党的警察和保安团还在清剿我们，要铲除我们哩。跟国民党合作？扯淡！”

彭雪松知道红军游击队在深山里封闭太久了，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，耐心地说：“这是中共中央的指示，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都先后开始改编了，豫鄂边红军游击队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，完成改编后，立即开赴安徽敌后，与那里的高敬亭红军游击队汇合，共同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。”

周老汉一听就毛了，质问道：“什么？老子与国民党打了三年的仗，最后让他们收编了？笑话！我们自己就不能抗日了？非他妈的和国民党合作才能抗日，这不是什么改编，我看这是想把老子一窝端！”

彭雪松劝道：“这是中共中央的指示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。”

周老汉白了彭雪松一眼，伸出手来，说：“你把中共中央的指示拿来我看！”

彭雪松说：“临来时，组织上安排，只能口头传达。”

周老汉又问：“我不信！你能拿出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？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”

彭雪松无奈地说：“我在皇家驿站接头的那天，中了敌人的埋伏，逃跑中鞋子跑丢了一只。我的身份证明就在那只鞋子里藏着。”

周老汉说：“我们与国民党打了三年，死了很多红军战士，这个仇找谁报？现在让我们听国民党的，还他妈的改编成国民党。我看你不是共产党，而是国民党的说客吧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老周，时间不等人，不能犹豫啊。中共中央让你们适时占领皇家驿站，尽快改编队伍，迎接刘少奇同志进中原，使之成为我党敌后抗日战略的支撑点。”

这时，一个人跑来，俯在周老汉的耳朵

旁嘀咕了几句。周老汉一下子脸色大变，啪地一拍桌子，指着彭雪松的鼻子，吼道：“给老子捆起来！”几个游击队员上来七手八脚，把彭雪松捆了个结实。彭雪松不知道周老汉为什么把自己捆起来，急忙喊道：“老周同志，你不要误会，听我解释。”

周老汉冷笑道：“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是彭家三少爷吗？你解释彭友梅是杀害红军仇人吗？”

彭雪松忙解释说：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你周老汉不也是出身大地主家庭吗？我党有很多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，但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啊。”

周老汉不由分说：“对游击队员说，押出去，杀！”

彭雪松急了眼：“老周，你犯了大错误啊！这会耽误我们党的大事啊！”

周老汉摆摆手，说：“这几年像你这样的，老子碰上的多了，都被老子杀了。别装了，老子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好人，还劝我们改编成国民党，这不是叛变革命吗？杀！”

正在外面喝茶的雪姑，一看彭雪松被捆绑着推出来，一下子急眼了，拔出双枪，跺着脚骂道：“上，谁敢捆他！”一群护兵一拥而上，把彭雪松围在中间，解开了捆绑的绳子。雪姑黑着脸，举起枪对着周老汉，说：“周老汉，我崩了你！”

周老汉看雪姑死命护着彭雪松，忙说：“雪姑，他是国民党派来的说客啊！”

雪姑眼里冒着火，说：“不，他是共产党。”

周老汉，说：“我才是共产党啊，他是彭家的三少爷，是你的杀父仇人啊。”

雪姑黑着脸，说：“俺知道他是彭家三少爷。可他是共产党，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好人。”

彭雪松忙喊：“雪姑，你可不能做傻事啊！这是我们党内的事，你不要管。”

雪姑说：“你是我姑爷！”

周老汉知道雪姑的脾气，红军游击队还没有青龙寨的人马多，真要打起来只有吃亏的份。周老汉只好说：“看在雪姑的面子，饶了这小子一命。今后不要再让我看见，红军对于叛徒的处理是不客气的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周同志，我还有很多情况没有和你谈呢，你这样抗拒中央指示，是要受到纪律惩罚的。”

雪姑拉着彭雪松的手，说：“你个傻瓜啊，你还等他杀你吗？快跟我回青龙寨享荣华富贵去。”

彭雪松坚决不走，说：“我还没有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走了怎么办？周同志，你要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。”

周老汉也奇怪地看着彭雪松，有些踌躇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人大喊：“警察围上来啦！抓架子啊！”

这天，接到彭雪松要进孤山冲和豫鄂边红军游击队见面的密报，一种亢奋的情绪让张君莫名地激动。来到皇家驿站不少日子，作为军统的少壮派，他太渴望建功立业了，温吞水的日子对他来说，简直就是煎熬。张君甚至怀疑戴老板派自己到皇家驿站有点小题大作了，不少上海青浦训练班的同学在淞沪战场和陕北方面，都大显身手了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！

抓着彭雪松，解决红军游击队，诱捕刘少奇这条大鱼，这才是党国的最终目的。

来到皇家驿站后，张君带着警察们进了几次山，围剿红军游击队。红军游击队根本不理睬，每次一打即跑，像影子一样溜走了。张君也煞费苦心地点了几次“鱼”，红军游击队根本不上钩，有时候警察们还在撤回的路上，被吃掉“尾巴”。这回彭雪松进山与红军游击队见面，一定会见到红军游击队长周老汉，趁此机会，即便不能来个一网打尽，也可给豫鄂边红军游击队重创……

没想到的是，彭八爷找上门来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彭八爷找上门来了。



彭八爷是坐着小摩西的轿子来的。彭八爷有个毛病，不骑马只喜欢坐轿子出行。彭八爷认为，古时候县太爷出行都是坐八抬大轿，他这个县太爷不能骑马，坐轿子才有威风。遗憾的是没有了三班衙役开道了，侯七带着一队保安团咋咋呼呼地前呼后拥，也算是弥补了缺憾。

彭八爷开门见山，说：“张局长，眼看就到中秋节了，我是找你商量庙会的事。”

张君一听是这事，心里就不高兴，说：“彭县长，办庙会往年都是地方上的事，警察局有警察局的事呢。我提醒过你，今年是非常时期，什么庙会都不要办啦，出了事我们都逃脱不了干系的。”

彭八爷很有耐心，说：“张局长，出事？能出啥事？庙会办了几百年了，球事没有。不过，今年的庙会，我想大搞一场，打四棚铁花，请四台戏，好好搞它一个月时间。”

张君不悦地说：“这么长时间，皇家驿站的社会治安都是个问题，万一……”

彭八爷这才说：“是啊是啊，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张局长的，想请张局长及早安排警察们，帮助保安团维持地面的秩序，价钱嘛，好说，我不会亏待弟兄们的。”

张君说：“我还想请保安团配合，进山围剿呢。”

彭八爷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一进山就得半个月，啥球事都耽误了，不去。”

回到教堂的小摩西对包牧师讲了上午见到的事情。包牧师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小摩西，最近我们也要到西山里去传道。”

小摩西点点头，问：“跟着警察？”

包牧师摸着小摩西的脑袋，说：“不，远一点。”

看到警察们包围上来，周老汉脸色铁青，嗖地拔出手枪，对准彭雪松，说：“是你把警

察带上山的吧？”

雪姑大声喊道：“周老汉，你冤枉好人啦！我们也不知道警察会跟上来啊。”

彭雪松十分镇静，对周老汉和雪姑说：“眼下没有时间争论了，敌人就在眼皮子底下，我们必须枪口一致对敌。”

周老汉看彭雪松这么一说，问：“怎么一致对敌？”

彭雪松对周老汉说：“既然你怀疑我的身份，那我就用行动证明我的清白。老周，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，敌我力量悬殊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，这是游击战的基本战法。”

周老汉认真地听取着彭雪松的意见，说：“你说，我们该咋打眼下这一仗？”

彭雪松观察着山下的形势，想了想说：“我带着青龙寨的人先顶住打一阵，老周带着红军游击队先撤。我们随后寻机突围，往相反的方向打。等突围后，我们到一个地方汇合。”

周老汉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们的人也不多啊，万一被敌人粘着走不脱，就有全歼的危险啊。”

雪姑白了周老汉一眼，气汹汹地说：“这就是你说的卧底，为了红军游击队，把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哼！”

彭雪松说：“老周啊，你们坚持三年游击战，保存下来这么多红色种子不容易啊，你们先走。”

老周问：“我们一走，你们人就更少了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我和雪姑的人都是骑着马来，行动起来很快，只要找到机会，就可以冲出包围圈的。老周，你说到什么地方汇合？”

周老汉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到羊角冲汇合吧。不见不散。”

彭雪松握着周老汉的手，动情地说：“好！同志，你们先撤吧。不过万一出现意外，红军游击队一定要改编成新四军，拿下皇家驿站，

迎接刘少奇同志进中原啊。”

周老汉似乎被彭雪松感动了，说：“突围后，我在羊角冲等你们！一定啊同志！”

彭雪松带着青龙寨的人杀向敌人，都是刚换的新武器，又经过训练，雪姑的手下打起仗来如虎添翼，一时杀得警察无法靠近。周老汉带着人悄悄地撤退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林里隐遁而去。

看着老周带着红军游击队走远了，彭雪松对雪姑说：“上马，跟着我冲下去，甩掉敌人，到羊角冲汇合！”

彭雪松带着青龙寨的人马，猛地向警察的包围圈冲过去，集中火力打开了一个缺口，飞快地冲了出去。

张君命令警察合拢队伍时，为时已晚。彭雪松早已经带着人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龙窝的枪声响起来时，小摩西赶着黑骡子正走在不远处的山道上。听到枪声，包牧师从轿子里探出头来，看了看天，说：“阿门！打上啦？”

小摩西也说了一声：“阿门。打上了。”

包牧师经常到孤山冲里传道，对这里很熟悉，这里的百姓一见到小摩西的轿子，就喊：“传道的洋人来啦！”包牧师听了听动静，对小摩西说：“说不定会碰上他们。”

小摩西赶着黑骡拐上了另一条山道，秋天的山野很快把他们的身影遮蔽了。正走间，突然，小摩西喊道：“有人下山啦！”来人正是周老汉带领的红军游击队，从龙窝上下来，望羊角冲急速前进。周老汉走在前边，胸前一捧黑色的胡须很是显眼。

小摩西陪着包牧师进山传道，曾经多次见到过周老汉和红军游击队。周老汉和红军游击队也托他们进皇家驿站买过药品，相互间有一些交集。而且，大革命后豫南的地下交通站，就设在教堂，交通员就是被杀头的老摩西。

小摩西喊：“周老汉，周老汉。”

包牧师从轿子里下来，站在路旁。

周老汉走过来，说：“包牧师好。”

包牧师在胸前划了十字，说了声：“阿门。周老汉，我找得你们好苦啊，几个月来，我和小摩西都在孤山冲找你们，就是找不到。今天，可算是见到你们了。”

周老汉站下来，笑着问：“包牧师，有事吗？”

包牧师从轿子里拿出一只白色的皮鞋，递给周老汉，说：“你们的同志几个月前到教堂去接头，中了警察的埋伏，把这只鞋子丢在教堂里了。我一直想找到你们，把鞋子送给你们，也许有用的。”

周老汉看着这只鞋子，忽然想到彭雪松说的话，忙接过鞋子，说：“谢谢你们！敌人说不定一会儿就来，你们也赶快走吧。”

看着飞奔而去的红军游击队，包牧师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说：“主啊，保佑可怜的人吧！”

## 八

冲出包围圈的彭雪松一行人，很快就把警察甩得远远的了。拐过一个山口，彭雪松勒着马对雪姑说：“雪姑，去羊角冲。”雪姑急忙说：“姑爷，你傻啦。周老汉要杀掉你，你还上门送死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雪姑，你不是要找组织吗？组织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呢，走吧！”

马队如同一阵旋风刮过山谷。

周老汉站在羊角村的村口，看到彭雪松带着马队赶来时，还是略微感到有些惊讶。当彭雪松走过来时，周老汉十分热情地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谢谢！彭同志。”

彭雪松看到周老汉拿出一只白色的皮鞋，

彭雪松一早就提前来到羊角冲，和周老汉一块安排了“接待”事宜，早早地等候青龙寨的人马到来。

也感到十分惊讶，指着鞋子，问：“这只鞋子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周老汉笑着说：“这是你丢的那只鞋子吗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正是。”说着，接过鞋子来，和周老汉一块走进屋子。在屋子里，彭雪松用刀子熟练地启开鞋子的后跟，从里面掏出一张纸来。打开这张纸，彭雪松把纸递给了周老汉，说：“同志，这就是我的证明，请你过目。”周老汉仔细地看过，信中写道：豫鄂边红军游击队，中共中央任命彭雪松同志为特派员，前往与你们接洽。望你们一切事宜务必听从彭雪松同志的命令。中共中央社会部。

周老汉一下抱住彭雪松，大喊一声：“彭特派员，可把你给盼到了啊！”说罢，竟然嚎啕大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红军游击队员们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纷纷围拢来。周老汉冲出屋子，喊道：“同志们哪，党中央派组织来找我们啦！”

雪姑一听，忙走上前，大声问：“组织在哪儿？快，我要见见他！”

周老汉指着彭雪松说：“雪姑，他就是呀！”

“什么？你就是组织？”雪姑一下子愣在哪儿，看着彭雪松好像不认识一样。

彭雪松和周老汉最终商定，先收编青龙寨的土匪，加入红军游击队，然后炸会拿下皇家驿站。

周老汉说：“土匪能是好收编的？红军游击队还没有土匪人枪多哩，弄不好把红军游击队给收编了就坏了。”

彭雪松沉吟着，说：“收编土匪可能会擦枪走火，对红军游击队很危险，必须想办法巧妙改编。”

周老汉担心地说：“雪姑同意吗？即便是雪姑同意，老寨主会同意？更主要是下边的四条龙，都是不要命的角色，在江湖上杀人不眨眼，会听从改编？”

彭雪松说：“雪姑和飞龙的工作应该是有问题的，就是四条龙中的黑龙和白龙会生出事端，此事只能智取。”

二人详细地商量了如何巧妙改编土匪的方案，

反复对细节进行了推敲，直到感到确实有了十分的把握，才最终定了下来。

这天一早，周老汉把彭雪松和雪姑一队人马送到羊角冲口，看着他们上马。周老汉笑着说：“雪姑，我们要找个良辰吉日，请青龙寨的五龙聚首，来羊角冲喝杯酒。你看可以不可以啊？”

雪姑高兴得什么似的，在马上一拱手，说：“好啊！改编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我一定带着五龙来赴宴。”

彭雪松和周老汉相视一笑，说：“一言为定！军中无戏言，后会有期。”

回到青龙寨，见到飞龙后，彭雪松拉着雪姑商量改编后加入红军游击队的事。飞龙看着雪姑，说：“跟着共产党干我没啥意见，这样合兵一处，打下皇家驿站就更有把握了。”雪姑爽快地说：“好啊，先成婚，后改编。”彭雪松说：“你既然跟着共产党干革命，就得听党的话，不能胡来。成婚的事还是等打下皇家驿站后再说吧。”雪姑还想说什么，飞龙劝道：“老共是有规矩的，不能坏了规矩，还是听雪松的吧。”

喜宴摆在羊角冲里。青龙寨的人马在飞龙和雪姑的带领下，开进了羊角冲里。来临时，按照彭雪松和飞龙商定好的方案，尖刀队留在青龙寨，把守着各个要道口，没有雪姑手令，任何人都不得通过。黑龙和白龙的队伍跟着下山赴宴，这些常年在山上生活的土匪，一听说要下山赴宴，都高兴坏了。

彭雪松一早就提前来到羊角冲，和周老汉一块安排了“接待”事宜，早早地等候青龙寨的人马到来。

喜宴安排在羊角冲一家财主的小四合院里，接到青龙寨的人马，彭雪松让周老汉把几位首领让到院内的堂屋坐下，黑龙和白龙手下的人被安排在东西厢房，枪就架在院子里。酒

菜端上来以后，周老汉端起酒碗，说：“弟兄们，请大家喝好吃好。来，干！”说罢，周老汉端起碗来一饮而尽。众人也都嚷嚷着：“干，干。”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看到黑龙和白龙的身后都站着护兵，还手不离枪，十分警惕。彭雪松和周老汉使了个眼色，周老汉就走过去，大声喊道：“走，走，都喝酒去。”过来几个红军战士把几个护兵架出了屋子。

看到时机到了，彭雪松把手中的酒碗一下子摔到底上，大声喝道：“动手！”

听到信号，埋伏在暗处的红军游击队员们冲了出来，收了院子里的枪，把枪对准东西厢房的土匪，大声喝道：“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”

黑龙和白龙早有防备，就在彭雪松摔碗的一刹那，二人一跃而起，分头撞开了身后的窗子，回手就是几枪跑去。

周老汉拔枪追了出去，紧接着彭雪松也要出去追赶。雪姑说：“你只管陪干爹喝酒，我去干掉他们！”说罢，风一般地冲出屋子。

黑龙往东跑去，惯匪出身的他一路蹿房越脊如履平地。雪姑在后边紧追不舍。白龙往西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往后打枪。周老汉在后边追，只一枪就把白龙打死了。

黑龙跑到河边，解开马的缰绳，骑上马就飞奔而去。雪姑骑上雪花青，打马追去。不一会儿，就追上了黑龙。黑龙见跑不掉，只好转过头来，说：“雪姑，看在我们兄妹多年的情分上，今天你放过我一马。”

雪姑严厉地训斥道：“你还有脸说情分？你暗通敌人，出卖青龙寨的弟兄，你讲过情分吗？”

黑龙说：“我是气不过啊。我是爱你的。他彭雪松为啥一来就娶了你？为啥就能当青龙寨的二当家的？这不公平啊！”

雪姑喝道：“放屁！我已经是组织的人了，今天我代表组织，除掉你这个叛徒！”

黑龙暗地里拔出刀子，正要飞向雪姑。雪姑的枪响了，黑龙仰面倒下去。

经过教育劝导，黑龙队和白龙队的土匪大部分是穷人出身，都愿意参加红军游击队，只有少数人领了路费回家了。当下，彭雪松带着人马立即回到青龙寨，经过整编，红军游击队一下子壮大到一千多人。

站在青龙寨上，彭雪松、周老汉和飞龙看着兵强马壮的队伍，非常高兴。三个人相视一笑，说：“打铁花炸会的时候到了！”

三人仰天大笑起来，笑声在山谷中震荡。

## 九

皇家驿站的中秋庙会开始了。

按照老规矩，中秋节庙会是半个月时间，月初开始，到十五夜里打铁花结束。这时候，彭家大院热闹非常，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，为到来的秋收季节兴奋，几乎是彻夜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。彭记粮行日夜开着门，前来送粮的佃户们马车、牛车、驴车、土牛车，在粮行门前排成了队，等着交租子。山货店的门口，挤满了前来排队卖山货的猎户，秋季的皮张都是上好的皮货，这时的价钱也好。家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了七姨太打理，彭八爷可没有这个闲工夫，外边的事情忙得很呢。

魏公酒坊的烧锅从一入了秋天，就没有停过，每天都可以看到酒工们抬着新酒，一路酒歌唱得嗓子都哑了。门口的酒楼生意火爆，天天客满，酒香飘了半条街。

彭八爷是县长，又兼着商会会长，大凡办庙会都是他的会长。所以，彭八爷这时候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——放屁的空都没有啊。这时候，要想找到彭八爷，只有到商会去找了，彭八爷连家都回不去了。侯七从“逍遥楼”请来了小秀荣，专门伺候彭八爷烧烟泡，彭八爷

就喜欢小秀荣烧的泡，美美地吸上几口，手在小秀荣的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说：“够味！”叫她姐！中秋节庙会的银子像条河，哗哗地流淌进了彭八爷的钱柜。谁他妈的不叫办庙会，谁就跟彭八爷过不去！彭八爷对谁就不客气！彭八爷才不管什么社会治安，只管银子。

听说张局长来访，彭八爷有点扫兴，今夜南山的曲子戏唱的是他最爱听的“赵匡胤千里送京娘”，这下可就耽误了。张君局长对彭八爷这一番闹腾，心里已经十分不满，皇家驿站的警戒问题，都交给警察局了，保安团配合也只是个幌子。只要是一看到收钱的机会，丢下工作就走人了，哨位形同虚设。

张君急得火上房，在关键的哨位上都安插了亲信把守，四个城门口日夜轮流站岗，严格警戒，盘查过往的行人。城墙的四角炮楼上也都配备了轻重机枪，让自己的心腹带班。可是，张君还是不放心，总觉得藏身暗处的彭雪松不定什么时候杀出来，让自己猝不及防。所以，张局长亲自找到彭八爷，想商量一下取消打铁花的事情，他感到这个打铁花对皇家驿站的防守是个很大威胁，弄不好就会把他的全盘防范计划打乱。

张君见到彭八爷开门见山，说：“彭县长，今年庙会打铁花，能不能少打两台？打四台铁花，动静太大，给治安造成很大压力。”

彭八爷心里很不高兴，但也不想得罪张君局长，说：“张局长，咱们不都事先说好了吗，四台打铁花，一台都不能少，海报都在四乡八保贴出去了，咋给百姓交代？”

张君黑着脸，说：“到城外打铁花，不要在城里打，行不行？”

彭八爷说：“城外打一台，城里打三台。”

张君看彭八爷油盐不进，也很不悦，说：“好吧，只是庙会期间，任何人出入皇家驿站，都得有我的手令，否则视为通匪，格杀勿论。”



彭八爷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的手令？别忘了我是一县之长啊。”

张君只好说：“当然，是我们两个手令。”

彭八爷鼻子哼了哼，说：“球，你是带着礼帽日驴——不知道啥叫排场。”

打铁花，据说是从明代传下来的传统，开始多用于祭祀，后来民间在丰收之后，人们为了庆贺丰收，专门打铁花热闹一番。打铁花需要扎彩棚，大约有几层楼高，彩棚是用新鲜的树枝铺成，树枝上扎上很多鞭炮、起花、礼花弹。彩棚下，放置着一大炼铁炉子，风箱呼呼地吹起来，把炉子里的铁化成铁水。几十个赤膊的汉子头戴葫芦瓢，手持木棒，从炉子里接出融化的铁水，跑步到彩棚下，用力打击木棒，融化的铁水就会飞溅而上，点燃鞭炮、礼花。被点燃的鞭炮、礼花纷纷飞上夜空，景象十分好看，也十分壮观。这也是打铁花成为庙会重头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按照彭雪松、周老汉和飞龙商定的方案，中秋庙会期间，彭雪松和雪姑带着扮成打铁花的战士们，先期秘密潜入皇家驿站。飞龙带一部分人埋伏在城外，一旦打铁花开始，埋伏在城外的战士就开始夺取城墙上的碉堡。听到城外的枪响，打铁花的战士们对警察局和县政府发起总攻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皇家驿站。

彭雪松带着周老汉来到皇家驿站外观察敌情，发现敌人盘查甚严，人空手可以混进城去，可是武器根本带不进去。没有武器，如何战斗就成了一个问题……这个问题确实让大家都发起愁来。彭雪松目光看到了南山上远远的教堂尖顶，忽然想到了包牧师。

入夜，教堂门被轻轻叩响。包牧师问：“小摩西，你看是谁敲门？”

包牧师看到彭雪松深夜来访，微笑着说：“阿门。请后面说话，我刚泡好了红茶。”

听了彭雪松的请求，包牧师半晌没有说

话，深蓝色的眼睛里看着窗外沉思良久。

彭雪松说：“包牧师，我们共产党是正义之师，是为战胜邪恶而战，请您帮一帮共产党吧。”

包牧师说：“好吧，谁叫你们的同志是我的老摩西哪，主啊，愿光明战胜黑暗，正义战胜邪恶。”

在包牧师和小摩西的帮助下，武器顺利地运进皇家驿站，秘密存放在教堂的密室里。

中秋节，彭雪松、周老汉和雪姑分别带着四队打铁花的社火班子，潜入皇家驿站。红军游击队按照分工部署，分别进入阵地待机。四个打铁花的彩棚搭好了，耸立在皇家驿站的四个角落，现场人山人海，只等夜幕降临。这时，炼铁的炉子也已经升起火来，大风箱呼呼地吹风。

月上中天，微风轻拂。南山广场上彩棚前早就人声鼎沸，看打铁花的人群黑压压的挤满了山前山后。这时，彭八爷带着县政府的要员来看打铁花了，张君也被邀请来坐在前面，虽然他有点心不在焉，可是也不得不来。张君看到现场几十个赤膊的汉子都头上带着瓢，手里拿着柳木棍，精神抖擞地站在现场中央，还是被吓了一跳，问：“这是干什么的？”

彭八爷哈哈大笑，对张君说：“这就是打铁花的，没见过吧。这玩意可是一绝，蒋委员长都不一定看过，过瘾得很呢。”

在远处拉风箱的彭雪松看到八叔模模糊糊的样子，感到他真的老了。

四枝礼花一齐升上天空，发出“吱吱——”的响声。时辰到了。十几个赤膊的汉子走到贵宾桌子前站好，拱手施礼，喊道：“中秋月圆，长官发财，阖家团圆，仕途升迁。献丑了！”

随后，汉子们排着队来到铁炉子旁，挨个接铁水。一个跟着一个，飞快跑向彩棚下，只见汉子们两只柳木棍用力击打，铁花升起四

散，宛如夜空中绽开的花朵，十分漂亮好看。紧接着，被铁花点燃的鞭炮、礼花骤然响起，直射天空中的明月。二踢脚等又在半空中炸响，火星闪烁，绚丽多彩。现场观众一派叫好和惊叹声，彭八爷说：“明年还得打铁花呀！这多好看，人见稀奇物，必定寿限长啊！”回头一看，张君不知什么时候不在了。

突然，城外响起密集的枪声，伴随着喊杀声传来。

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，看到信号后，皇家驿站各处枪声骤然响起，像炒豆子一般热闹。

打铁花的现场炸啦！

彭雪松大声喊道：“打上棚！”

赤膊汉子们端着铁水跑到彩棚下面，跳起来用力击打柳木棍，铁水如万点飞红窜向高空。一时间，点燃了埋伏在高层的松树炮，火药喷涌而出，射向早就瞄好的碉堡。碉堡的警察们乱作一团，看到巨大的火球飞来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直到点燃了碉堡里的干燥物料，腾地升起大火，为时已经晚了。

红军游击队员按照预先的部署，攻占了县政府和警察局。黑暗中警察们和保安团也不知来了多少红军游击队，到处都是喊杀声，而且也找不到彭八爷和张君局长的指挥，一时乱了套。

西城门的战斗进行得十分艰难，城墙上轻重机枪的扫射，把飞龙组织的一次次进攻都挡住了，一批批战士冲上去，都倒在了城墙前的护城河里。彭雪松和雪姑发现西城门久攻不下，就带人从城里外城墙上打，形成内外夹击之势。可是，狡猾的张君早就上了西城门的碉堡指挥，所以守护西城门的敌人负隅顽抗，打得十分凶悍。

飞龙打红了眼，看着手下的弟兄们一批批地死去，怒不可遏地大吼一声：“老子和他

们拼啦！掩护我！”说完，飞龙赤了膊，扛起松树炮，向城下冲去。老周指挥战士们猛烈向碉堡射击，掩护飞龙前进。飞龙在明明暗暗的火光中，冒着弹雨往上冲，肩上扛着几十斤重的装满铁砂的松树炮。城墙上的敌人一看飞龙冲了上来，集中火力向飞龙射击，一时弹如雨下。飞龙在途中几次中弹，但都坚持下来，一直冲到离城墙上的碉堡最近的地方，站起来转身对身后的战士们吼道，给老子打铁花啊！战士们含着泪拿起木棒，端起铁水，跑起来一棒接一棒打起来，飞舞的铁花水，点燃了飞龙肩上扛着的松树炮。松树炮喷涌而出，直射碉堡，把碉堡轰掉了一半。子弹密集地射向飞龙，飞龙抱着松树炮，站立在死人堆里，一动不动如同一座雕像。

彭雪松带着雪姑已经打到城墙上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带着战士们向碉堡的残余敌人发起攻击。看到彭雪松和雪姑带人从城内冲上来，张君指挥着警察们顽强抵抗，火力依然十分凶猛。彭雪松冲到碉堡近前，被火力压制在一个墙角处，一时无法前进。彭雪松急了，身子探出墙角，寻找强行突破的机会，张君抬手就是一枪。雪姑看到后，一跃而起，扑到彭雪松身上。子弹打在雪姑胸口，鲜血登时就染红了雪姑的身子。彭雪松忙把雪姑抱到墙角处，大声呼唤：“雪姑，雪姑，你醒醒啊！”雪姑的嘴里涌出鲜血，断断续续地说，“真……想……和你……完婚啊……”

彭雪松猛地站起身来，对战士们大声喊道：“为雪姑报仇！冲啊！”

天明时分，战斗已经结束。打扫战场时，有人向彭雪松报告，彭八爷带着七姨太携着金银细软，在侯七的保护下，向重庆方向跑了。张君不知下落，搜遍全城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。

彭雪松命令，继续搜查，一定要抓到张君，如果让他漏网了，敌人会组织力量反扑，届时

皇家驿站就可能不保。

小摩西早上起来，揉着眼上楼上去敲钟时，发现楼梯上丢了一只皮鞋。是谁的呢？为什么丢在这儿？小摩西小心地走到楼口，探头往上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受伤的警察局长张君斜躺在地上，十分狼狈。小摩西蹑手蹑脚地走下钟楼，来到教堂外面，大声喊：“张君在这里！快来人啦——”

彭雪松冲到钟楼上时，张君已经从地上站起来。张君看到彭雪松上来，笑了笑，转身把手中的枪丢下楼去，说：“目前，国共两党合作期间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不应该的。”

彭雪松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张君局长高见。只是你从重庆空降过来，不是来谈国共两党合作的吧？”

张君说：“现在谈国共两党合作还晚吗？况且，蒋委员长早就签订了合作协定了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你处心积虑地抓捕我，残酷围剿豫鄂边红军游击队，杀害红军游击队员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谈合作？”

张君乞求说：“你如果放我回重庆，我会在蒋委员长哪里替你美言的。”

彭雪松说：“放了你？你问问我们的群众答应吗？红军游击队员们答应吗？”

突然，张君暗中打出一记飞镖，直向彭雪松飞来。彭雪松身子一躲，飞镖扎在钟楼的木柱子上。二人打在一起，张君在上海青浦学的是西方的拳击术，彭雪松练的太极拳，十几招下来，不分胜负。

彭雪松见张君招招凶狠，故意卖出一个破绽，来了个仙翁让桃。张君乘势而入，右手勾拳直奔彭雪松的左耳。彭雪松一个金刚锥地，一拳打向张君的胸口。张君猝不及防，一下子倒退了几步。彭雪松飞步上前，一个童子拜观音，张君被推下了钟楼……

三个月后，刘少奇带着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李先念、彭雪枫、徐海东等人，来到了皇家驿站。

从此，中原抗日战争的序幕徐徐拉开。

#### 作者简介：

红一，本名胡红一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大学文学创作中心主任，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多次获得者。

康健，本名刘康健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驻马店市作家协会主席。